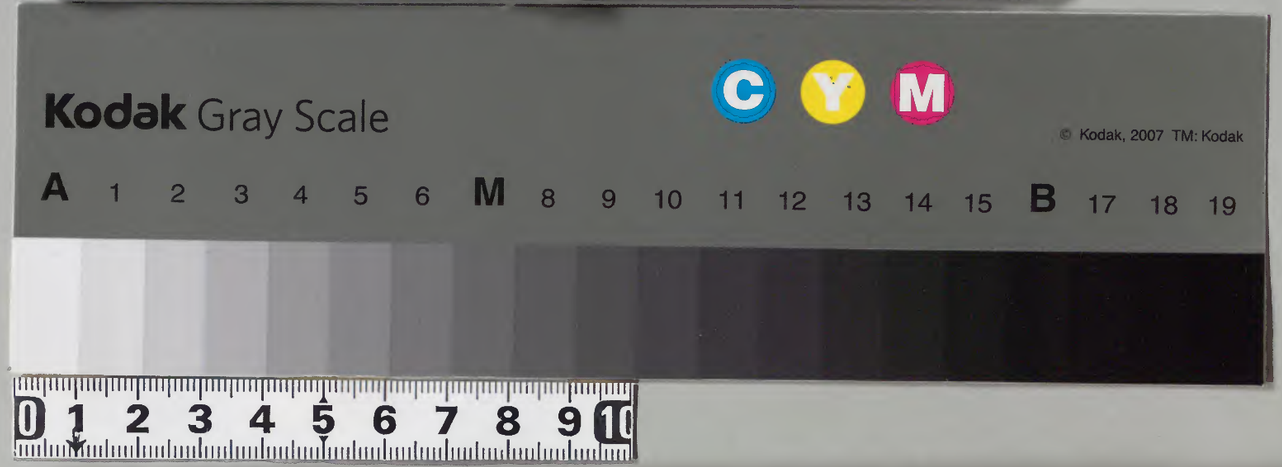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明長洲許自昌玄祐甫校

戴笠文庫

龍門山　太公望　四海神
延娟　齊桓公　晉文公
鄭繆公　晉平公　齊景公
妬女廟　伍子胥　屈原
李冰　土羊神　梅姑
秦始皇　觀亭江神　宛若
竹王　劉向　何比干

龍門山

禹鑿龍關之山亦謂之門門至一空巖深數十里幽闇不可復行舟負火而進有獸狀如豕咋夜明之珠其光如燭又有青色

大行吠於前禹計行十餘里迷于晝夜既覺漸明見向來豕犬變爲人形皆著玄衣又見一神人面蛇身禹因與之語神即示禹八封之圖列于金板之上又有八神侍于此圖之側禹問曰華胥生聖子是汝耶答曰華胥是孔江神女以生余也乃探玉簡以授禹簡長一尺二寸以合十二時之數使度量天地禹即執持此簡以平定水土授簡披圖蛇身之神則羲皇之身也出拾遺録

太公望

文王以太公望爲灌壇令暮年風不鳴條文王夢見有一婦人甚麗當道而哭問其故婦人言曰我東海泰山神女嫁爲西海婦欲東歸灌壇令當吾道太公有德吾不敢以暴風疾雨過也文王夢覺明日召太公三日三夕果有疾風驟雨去者皆西來也文王乃拜太公爲大司馬出博物志

四海神

武王伐紂都洛邑明年陰寒雨雪十餘日深丈餘甲子平旦五丈夫乘馬車從兩騎止王門外師尚父使人持一器粥出曰大夫在內方對天子未有出時且進熱粥以知寒粥皆畢師尚父曰客可見矣可車兩騎四海之神與河伯風伯雨師耳南海之神曰祝融東海之神曰勾芒北海之神曰禺彊西海之神曰蓐收河伯風伯雨師請使謁者各以其名召之武王乃于殿上謁者於殿下門內引祝融進五神皆驚相視而歎祝融等皆拜武王曰天陰乃遠來何以教之皆曰天伐殷立周謹來授命顧勑風伯雨師各使奉其職也出太公金匱

延娟

周昭王二十年東歐貢女一曰延娟二曰延娛俱辯麗詞巧能歌笑步塵無跡日中無影及王遊江漢與二女俱溺故江漢之間至今思之乃立祠于江上後十年人每見二女擁王沉舟戲于水際至暮春上巳之日禊集祠間或以時鮮甘果採蘭杜包裹之以沈于水中或結五色綵以包之或以金鐵繫其上乃蛟龍不侵故祠所號招祇之祠出拾遺錄

齊桓公

齊桓公遊于澤管仲御公見恠焉管仲曰澤有委蛇其大如轂其長如轅紫衣朱冠見人則捧其首而立見之者殆霸乎公曰此寡人之所見也出莊子

又

桓公北征孤竹來至卑耳之谿十里見人長尺而立人則具右袪衣走馬前以問管仲管仲曰臣聞登山之神有余兒者長尺而人物具焉霸王之君興而登山之神見走前導也袪衣前有水也右袪示從右涉也至如言出管仲子

晉文公

晉文公出有大蛇如拱當道文公乃修德使吏守蛇守蛇吏夢天使殺蛇謂曰蛇何故當聖君道覺而視之蛇則臭矣出博物志

鄭繆公

鄭繆公晝日處廟有神人面鳥身素服面狀方正繆公大懼神曰無懼帝厚汝明德使錫汝壽十年使若國昌公問神明曰予為勾芒也出墨子

晉平公

晉平公至澮上見人乘白驂八駟以來有狸身而狐尾去其車

而隨公之車公問師曠師曠曰狸身而狐尾其名曰首陽之神飲酒于霍太山而歸其逢君于澮乎君其有喜焉出古文瑣語

齊景公

齊景公伐宋過泰山夢見二人怒公恐謂泰山之神晏子以宋祖湯與伊尹為言其狀湯皆容多髭髮伊尹黑而短即所夢也景公進軍不聽軍鼓毀公恐乃散軍不伐宋出異志

妬女廟

并州石艾壽陽縣界有妬女泉有神廟泉灃水深沈潔澈千丈祭者投錢及羊骨皎然皆見俗傳妬女者介子推妹與兄競去泉百里寒食不許斷火至今猶然女錦衣紅鮮裝束盛服及有人取仙丹百合經過者必雷風電雹以震之出朝野僉載

伍子胥

伍子胥累諫吳王賜屬鏤劍而死臨終戒其子曰懸吾之首於南門以觀越兵來以鰌魚皮裹吾尸投于江中吾當朝暮乘潮以觀吳之敗自是自海門山潮頭洶高數百尺越錢塘漁浦方漸低小朝暮再來其聲震怒雷奔電走百餘里時有見子胥乘素車白馬在潮頭之中因立廟以祠焉廬州城內淝河岸上亦有子胥廟每朝暮潮時淝河之水亦鼓怒而起至其廟前高一二尺廣十餘丈食頃乃定俗云與錢塘潮水相應焉

屈原

屈原以五月日投汨羅水而楚人哀之至此日以竹筒貯米投水以祭之漢建武中長沙區曲白日忽見一士人自云三閭大夫謂曲曰聞君當見祭甚善但常年所遺恒為蛟龍所竊今若有惠可以楝葉塞其上以綵絲纏之此二物蛟龍所憚也曲依

其言今世人五月五日作粽并帶楝葉及五色絲皆汨羅水之遺風出續齊諧記

李氷

李氷爲蜀郡守有蛟歲暴漂墊相望氷乃入水戮蛟已爲牛形江神龍躍氷不勝及出選卒之勇者數百持強弓大箭約曰吾前者爲牛今江神必亦爲牛矣我以太白練自束以辨汝當殺其無記者遂吼呼而入須臾雷風大起天地一色稍定有二牛鬬于上公練甚長白武士乃齊射其神遂斃從此蜀人不復爲水所病至今大浪衝濤欲及公之祠皆瀰瀰而去故春冬設有鬬牛之戲未必不由此也祠南數千家邊江低圮雖甚秋潦亦不移適有石牛在廟庭下唐大和五年洪水驚潰氷神爲龍復與龍鬬于灌口猶以白練爲誌水遂漂下左綿梓潼皆浮川溢

咸傷數十郡唯西蜀無害出成都志

土羊神

瀧川汙源縣有土羊神廟昔秦始皇開御道見二白羊鬬遣使逐之至此化爲土堆使者驚而回秦始皇乃幸其所見二人拜于路隅始皇問之答曰臣非人乃土羊之神也以君至此故來相謁言訖而滅始皇遂令立廟至今祭享不絕出瀧州圖經

梅姑

秦時丹陽縣湖側有梅姑廟生時有道術能著屐行水上後負道法夫怒殺之投屍于水乃隨波漂流至今廟處巫人常令殯斂不須墳葬即時有方頭漆棺在祠堂下晦望之日時見水霧中曖然有著履形廟左右不得取魚射獵輒有迷徑溺沒之患亟云姑既傷死所以惡見殘殺出法苑珠林

秦始皇

秦始皇作石橋欲過海觀日所出處傳云時有神能驅石下海陽城十一山今盡起立嶷嶷東傾如相隨行狀又云石去不速神人輒鞭之皆流血石莫不悉赤至今猶爾秦皇于海中作石橋或云非人功所建海人為之監柱始皇感其惠乃遥敬于神求與相見神云我形醜約莫圖我形當與帝會始皇乃從石橋入三十里與神相見帝左右有巧者潛以脚畫神怒曰帝負約可速去始皇即轉馬前脚猶立後脚隨崩僅得登岸出三齊略

觀亭江神

秦時有中宿縣千里水觀亭江神祠壇經過有不恪者必狂走入山變為虎中宿縣民至洛及路見一行旅寄其書曰吾家在觀亭廟前石間懸藤即是也但叩藤自有應者乃歸如其言果二人從水中出取書而淪尋還云江伯欲見君此人不覺隨去便覩屋宇精麗飲食鮮香言語接對無異世間也出南越志

宛若

漢武帝起栢梁臺以處神君神君者長陵女嫁為人妻生一男數歲死女悼痛之歲中亦死死而有靈其姒宛若祠之遂聞言宛若為主民人多往請福說人家小事頗有驗平原君亦事之其後子孫尊顯以為神君力益尊貴武帝即位太后迎于宮中祭之聞其言不見其人至是神君求出乃營栢梁臺舍之初霍去病微時數自禱神神君乃見其形自修飾欲與去病交接去病不肯責神君曰吾以神君清潔故齋戒祈福今欲為淫此非神明也自絕不復往神君亦慚及去病疾篤上令禱神君神君曰霍將軍精氣少命不長吾常欲以太一精補之可得延年霍

將軍不曉此意乃見斷絕令不可救也去病竟卒衛太子未敗一年神君乃去東方朔娶宛若為小妻生子三人與朔俱死出漢武故事

竹王

漢武帝時有竹王興有豚水有一女子浣于濱有三節大竹流入女子足間推之不去聞有聲持破之得一男兒及長遂雄夷濮氏竹為姓所捐破竹於野成林王祠竹林是也王常從人止大石上命作羨從者曰無水王以劍擊石出水令竹王水是也後唐蒙開牂牁斬竹王首夷獠感怨以竹王非血氣所生求為立祠帝封三子為侯及死配父廟今竹王三郎祠其神也出水經

劉向

劉向於成帝之末校書天禄閣專精覃思夜有老人著黑衣植青藜之杖扣閣而進見向暗中獨坐誦書老人乃吹杖端煥然火出因以照向具說開闢以前向因受五行洪範老文辭說繁廣向乃裂裳紳以記其言至曙而去向請問姓名云我太一之精天帝聞金卯之子有博學者下而教焉乃出懷中所牒天文地圖之書余略授子焉向子歆從向授其術向亦不悟此人也出王子年拾遺記

何比干

汝南何比干通律法元朔中公孫洪辟為廷尉右平獄無冤民號曰何公征和初去官在家天大陰雨晝寢夢有客車騎覺而一老嫗年八十餘頭盡白求寄避雨雨方甚而嫗衣履不濡比于異之延入座須臾雨止嫗辭去出送至門跽謂比干曰君先出自后稷自堯至晉有陰德及公之身當繼公一人今天賜策

以廣公子孫佩印綬者當隨簡長九寸凡百九十枚以授比干曰子孫佩印綬者當隨此算嫗東行忽不見比干年五十八有六男後三歲復生三男徙平陵八男去留一子常祭嫗如東行及終遺令東首自比干以下與張氏俱授靈瑞累世爲名族三輔舊語曰何氏策張氏鈞也出三輔決録

太平廣記卷第二百九十一

太平廣記卷第二百九十二　神二

明長洲許自昌玄祐甫校

欒侯　陽起　歐明
李高　黃原　賈逵
李憲　張璞　洛子淵
陳虞　黃翻　陽雍
錢祐　徐郎　丁氏婦
阿紫

欒侯

漢中有鬼神欒侯常在承塵上喜食鮓菜能知吉凶耳露中大蝗起所經處禾稼輒盡太守遣使告欒侯祀以鮓菜侯謂吏曰蝗蟲小事輒當除之言訖翕然飛出吏髣髴其狀類鳩聲如水

鳥吏還具白太守即果有衆鳥億萬來食蝗蟲須臾皆盡出列異傳

陽起

河南陽起字聖卿少時疾瘧于社中得書一卷讀劾百鬼法為日南太守母至厠上見鬼頭長數尺以告聖卿聖卿曰此肅霜之神劾之來出變形如奴送書京朝發暮返作使當千人之力有與忿恚者聖卿遣神夜往趣其牀頭持兩手張目正赤吐舌柱地其人怖幾死出幽冥録

歐明

廬陵邑子歐明者從賈客道經彭澤湖每過輒以船中所有多少投湖中見大道之上有數吏皆著黑衣乘車馬云是清洪君使要明過明知是神然亦不敢不往吏車載明須臾見有府舍門下吏卒吏曰清洪君感君有禮故要君以重送君皆勿取獨求如願耳去果以繒帛贈之明不受但求如願神大怪明知之意甚惜之不得已呼如願使隨明去如願者清洪婢常使取物明將如願歸所取輒得之數年成富人意漸驕盈不復愛如願正月歲朝雞初一鳴呼如願如願不即起明大怒欲捶之如願乃走於糞上有昨日故歲掃除聚薪足以傴人如願乃于此逃得去明謂逃在積薪糞中乃以杖捶糞使出又無出者乃知不能得因曰汝但使我富不復捶汝今世人歲朝雞鳴時輒往捶糞云使人富出博異録

李高

王莽時漢中太守五更往祭神廟遺其書刀遣小吏李高還取之見刀在廟牀上有一人著大冠絳袍謂高曰勿道我吾當祐汝後仕至郡守年六十餘忽道見廟神言畢而此刀刺高心下

須臾而炊奉聞甚惡之出廣古今五行

黃原

漢時泰山黃原平旦開門忽見一青犬在門外伏守備如家養原繼犬隨鄰里獵日垂夕見一鹿便放犬犬行甚遲原絕力逐終不及行數里至一穴入百餘步忽有平衢槐柳列植垣墻廻匝原隨犬入門列房可有數十間皆女子姿容妍媚衣裳鮮麗或撫琴瑟或執博碁至北閣有三間屋二人侍值若有所伺見原相視而笑云此青犬所引至妙音增也一人留一人入閣須臾有四婢出稱太眞夫人白黃郎有一女年已弱笄冥數應爲君婦既暮引原入內有南向堂堂前有池池中有臺臺四角有徑尺穴穴中有光照映帷席妙音容色婉妙侍婢亦美交禮既畢晏寢如舊經數日原欲暫還報家妙音曰人神道異本非久

勢至明日解佩分袂臨階涕泣後會無期深加愛敬若能相思三月旦可修齋戒四婢送出門半日至家情念恍惚每至期常見空中有輧車髣髴若飛出法苑珠林

賈逵

賈逵在豫郡亡家迎喪去去後恒見形於項城吏民以其戀慕彼境因以立廟廟前有柏樹有人竊來斫伐始投斧刃仍著于樹中所著處尋而更生項城左右人莫不振怖出賈逵碑

李憲

龍舒陵亭有一大樹高數十丈黃鳥十數巢其上時久旱長老共相謂曰彼樹常有黃氣或有神靈可以祈雨因以酒脯往亭中有寡婦李憲者夜起室中忽見一緑衣婦人曰我樹神也以汝性潔佐汝爲生來朝父老皆欲祈雨吾已求之于帝至明日

曰中果大雨遂立爲祠憲曰諸卿在此吾居近水當致少鯉魚
言訖有鯉數十頭飛集堂下坐者莫不驚悚如此歲餘神曰將
有大兵今辭汝去留一玉琢曰持此可以避難後表術劉表相
攻龍舒之民皆流去唯憲里不被兵出搜神記

張璞

張璞字公直不知何許人也爲吳郡太守徵還道由廬山子女
觀于祠室婢使指像人以戲曰以此配汝其夜璞妻夢廬君致
聘曰鄙男不肖感垂採擇用致微意妻覺惟之婢言其情於是
妻懼催璞速發中流舟不得行闔船震恐乃皆投物于水船猶
不行或曰投女則船爲進皆曰神意已可知也以一女而滅一
門奈何璞曰吾不忍見之乃上飛廬卧使妻沈女于水妻因以
璞亡兄孤女代之置席水中女坐其上船乃得去即璞見女之
在也怒曰吾何面目於當世也乃復投已女及得渡遥見二女
在下有吏立于岸側曰吾廬君主簿也廬君謝君知鬼神非匹
又敬君之義故悉還二女問女言但見好屋吏卒不覺在水中
也出搜神記

洛子淵

後魏孝昌時有虎賁洛子淵者自云洛陽人孝昌中戍于彭城
其同營人樊元寶得假還京師子淵託書一封云宅在靈臺南
近洛水卿但至彼家人自出相看元寶如其言至靈臺南見無
人家徙倚欲去忽見一老翁問云從何而來徬徨於此元寶具
向道之老翁云是吾兒也取書引元寶入遂見館閣崇寬屋宇
佳麗既坐命婢取酒須臾見婢抱一死小兒而過元寶甚惟之
俄而酒至酒色甚紅香美異常兼設珍羞海陸備有飲訖告退

老翁送元寶出云後會難期以爲悽恨別甚殷勤老翁還入元寶不復見其門巷但見高崖對水淥波東傾見一童子可年十四五新溺死鼻中血出方知所飲酒是其血也及還彭城子淵已失矣元寶與子淵同戍三年不知是洛水之神出洛陽加藍記

陳虞

陳虞字君度婦廬江杜氏常事鬼子母羅女樂以娛神後一夕復會絃管無聲歌音悽愾杜氏常夢鬼子母遑遽涕泗云凶人將來婢先與外人通以梯布垣登之入神被服將剝奪畢加取影像焚剉而去也出異苑

黃翻

漢靈帝光和元年遼西太守黃翻上書海邊有流屍露冠絳衣體貌完全翻感夢云我伯夷之弟孤竹君子也海水壞吾棺槨求見掩藏民嗤視皆無病而死出博物志

陽雍

魏陽雍河南洛陽人兄弟六人以營賣爲業公少修孝敬達于遐邇父母歿葬禮畢長慕追思不勝心目乃賣田宅北徙絕水漿處大道峻坂下爲居晨夜輦水將給行旅兼補履屩不受其直如是累年不懈天神化爲書生問曰何故不種菜以給答曰無種乃與之數升公大喜種之其本化爲白璧餘爲錢書生復曰何不求婦答曰年老無肯者書生曰求名家女必得之有徐氏右北平著姓女有名行多求不許乃試求之徐氏笑之以爲狂僻然聞其好善戲答媒曰得白璧一雙錢百萬者與婚公即具送徐氏大愕遂以妻之生十男皆令德俊異位至卿相今右北平諸陽其後也出孝德傳

錢祐

會稽餘姚人錢祐夜出屋後爲虎所取十八日乃自還說虎初取時至一官府見一人憑几坐形貌壯偉侍從四十人謂曰吾欲使汝知數術之法留十五日晝夜語諸要術祐受法畢使人送出得還家大知卜占無幽不驗經年廼死出異苑

徐郎

京口有徐郎者家甚纖縷常于江邊拾流柴忽見江中連船蓋川而來逕廻入浦對徐而泊遣使往云天女今當爲徐郎妻徐入屋角隱藏不出母兄妹勸勵强出未至舫先令于別室爲徐郎浴水芬香非世常有贈以繒絳之衣徐唯恐懼累膝牀端夜無醮接之禮女然後發遣以所贈衣物乞之而退家大小怨惜煎罵遂懊歎卒出幽冥録

丁氏婦

淮南全椒縣有丁新婦者本丹陽丁氏女年十六適全椒謝家其姑嚴酷使役有程不如限者仍便笞捶不可堪九月七日自經死遂有靈響聞于民間發言于巫祝曰念人家婦女作息不倦使避九月七日勿用作兒形著縹衣戴青蓋從一婢至牛渚津求渡有兩男子共乘船捕魚仍呼求載兩男子笑共調弄之言聽我爲婦言當相渡也丁嫗曰謂汝是佳人而無所知汝是人當使汝入泥死是鬼使汝入水便却入草中須臾有一老翁乘船載葦嫗從索渡翁曰船上無裝豈可露渡恐不中載耳嫗言無苦翁因出葦半許安處不著船中徑渡之至南岸臨去語翁曰吾是鬼神非人也自能得過然宜使民間粗相聞知翁之厚意出葦相渡深有慚感當有以相謝者翁速還去必有所見

亦當有所得也翁曰娓燥濕不至何敢蒙謝翁還西岸見兩少男子覆水中進前數里有魚千數跳躍水邊風吹置岸上翁遂棄葦載魚以歸于是丁娓遂還丹陽江南人皆呼爲丁姑九月七日不用作事咸以爲息日也今所在祠之出搜神記

阿紫

世有紫姑神古來相傳是人妾爲大婦所嫉每以穢事相次役正月十五日感激而死故世人以其日作其形夜于厠間或猪攔邊迎之祝曰子胥不在是其壻名也曹姑亦歸去即其大婦也小姑可出戲捉者覺重便是神來奠設酒果亦覺貌輝輝有色即跳躍不住占衆事卜行年蠶桑又善射鈞好則大儛惡便仰眠平昌孟氏恒不信躬試往捉便自躍穿屋永失所在出異苑

太平廣記卷第二百九十三　神三

明長洲許自昌玄祐甫校

度朔君　蔣子文　葛祚

虞道施　顧邵　陳氏女

王表　石神人　聖姑

陳敏　費長房　胡毋班

張誠之

度朔君

袁紹在冀州有神出河東號度朔君百姓爲立廟廟有主簿大福陳留蔡庸爲清河太守過謁廟有子名道亡已三十年度朔君爲庸設酒曰貴子昔來欲相見須申子來度朔君自云父祖昔作兗州有人士毋病往禱主簿云君逢天士留待聞西北有

鼓聲而君至須臾一客來著皂單衣頭上五色毛長數寸去復一人一曰布單衣高冠冠似魚頭謂君曰吾昔臨廬山食白李憶之未久已三千歲日月易得使人悵然君謂士曰先來南海君也士是書生君明通五經善禮記與士論禮士不如也士乞之予病君曰卿所居東有故橋人壞之此橋所行卿毋犯之能復橋便差曹公討袁譚使人從廟換千匹絹君不與曹公遣張郃毀廟未至百里君遣兵數萬方道而來郃未達二里雲霧繞郃軍不知廟處君語主簿曹公氣盛宜避之後蘇并謝家有神下識君聲云昔移入胡闇絕三年乃遣人與曹公相聞欲修故廟地哀不中居欲寄住公曰甚善治城北樓以居之數日曹公獵得物大如麈大足色白如雪毛軟滑一愛公以摩面莫能名也夜聞樓上哭云小兒出行不還太祖拊掌曰此子言眞哀也晨將數百犬繞樓下犬得氣哀突內外見有物大如驢自投樓下犬殺之廟神乃絕出搜神記

蔣子文

蔣子文廣陵人也嗜酒好色挑撻無度常自謂青骨死當為神漢末為秣陵尉逐賊至鍾山下賊擊傷額因解綬縛之有頃遂死及吳先主之初其故吏見文於道乘白馬執白羽侍從如平生見者驚走文追之謂曰我當為此土地神以福爾下民爾可宜告百姓為我立祠不爾將有大咎是歲夏大疫百姓輒相恐動頗有竊祠之者矣文又下巫祝吾將大啓祐孫氏宜為我立祠不爾將使蟲入人耳為災俄而有小蟲如鹿虻入耳皆死醫不能治百姓愈恐孫主未之信也又下巫祝若不祀我將又以大火為災是歲火災大發一日數十處火及公宮孫主患之議

者以為鬼有所歸乃不為厲宜有以撫之於是使使者封子文為中都侯次弟子緒為長水校尉皆加印綬為廟堂轉號鍾山為蔣山今建康東北蔣山是也自是災厲止息百姓遂大事之

陳郡謝玉為琅琊內史在京城其年虎暴殺人甚衆有一人以小船載年少婦以大刀插著船柱暮來至邏將出語云此間頃來甚多草穢君載細小作此輕行大為不易可止邏宿也相問訊既畢邏將適還去其婦上岸使為虎取去其夫拔刀大喚欲逐之先奉事蔣侯乃喚求助如此當行十里忽覺如有一黑衣人為之導其人隨之當復二十里見大樹既至一穴虎子聞行聲謂其母至皆走出其人即其所殺之便挾刀隱樹住良久虎方至便下婦著地倒牽入穴其人以刀當腰斫斷之虎既死其婦故活向曉能語問之云虎初取便負著背上臨至而後下之

四體無他止為草木傷耳扶歸還船明夜夢一人語之云蔣侯使助汝知否至家殺猪祀焉會稽鄞縣東野有女子姓吳字望子年卜六姿容可愛其鄉里有鼓舞解神者要之便往緣塘行半路忽見一貴人端正非常貴人乘船手力十餘整頓令人問望子欲何之具以事對貴人云我今正往彼便可入船共去望子辭不敢忽然不見望子既拜神坐見向船中貴人儼然端坐即蔣侯像也問望子來何遲因擲兩橘與之數數形見遂隆情好心有所欲輒空中下之嘗思噉鱠一雙鮮鯉隨心而至望子芳香流聞數里頗有神驗一邑共事奉經三年望子忽生外意神便絕往來咸寧中太常卿韓伯子其會稽內史王蘊子其光祿大夫劉耽子其同遊蔣山廟廟有數婦人像甚端正其等醉各指像以戲相配匹即以其夕三人同夢蔣侯遣傳教相聞曰

家子女並醜陋而猥垂榮顧輒刻某日悉相奉迎其等以其夢指適異常試往相問而果各得此夢符協如一於是大懼備三牲詣廟謝罪乞哀又俱夢將侯親來降已曰君等既已顧之實貪會對尅期垂及豈容方吏中悔經少時並亡劉赤斧者夢將侯召為主簿期日促乃往廟陳請毋老子弱情事過切乞蒙放恕會稽魏過多材藝善事神請舉過自代因叩頭流血廟祝曰特願相屈魏過何人而有斯舉赤斧固請終不許尋而赤斧死焉孫恩作逆時吳興分亂一男子忽急突入將侯始入門木像彎弓射之即卒行人及守廟者無不皆見也中書郎王長豫有美名父丞相導至所珍愛遇病轉篤道子憂念特至正在北牀上坐不食已積日忽見一人行狀甚壯著鎧持刀王問君是何人答曰僕是蔣侯也公兒不佳欲為請命故來耳勿復憂王欣喜動容即求食食遂至數斗內外咸未達所以食畢忽復慘然謂王曰中書命盡非可救者言終不見也出搜神記幽明錄志怪等書

葛祚

葛祚吳時衡陽太守郡境有大槎橫水能為妖怪百姓為立廟行旅禱祀槎乃沈沒不着槎浮則船為之破壞祚將去官乃大具斤斧將去民累明日當至其夜聞江中哅哅有人聲往視槎移去泛流下數里駐灣中自此行者無復沈覆之患衡陽人為祚立碑曰正德祈禳神木為移也出幽明錄

虞道施

虞道施乘車出行忽有一人著烏衣逕來上車云令寄載十里里耳道施試視此人頭上有光曰皆赤面悉是毛異于始時既不敢遣行十里中如言而去臨別語道施曰我是驅除大將軍

感汝相容贈銀鐶一雙而滅出異先

顧邵

顧邵爲豫章學校禁淫祀風化大行歷毀諸廟至廬山廟一郡悉諫不從夜忽聞有排大門聲恠之忽有一人開閤逕前狀若方相自說是廬君邵獨對之要進上牀鬼即入坐邵善左傳鬼遂與邵談春秋彌夜不能相屈邵歎其精辯謂曰傳載晉景公所夢大厲若古今同有是物也鬼笑曰今大則有之厲則不然燈火盡邵不命取乃隨燒左傳以續之鬼頻請退邵輒留之鬼本欲凌邵邵神氣湛然不可得乘鬼反和遜求復廟言旨懇至邵笑而不答鬼發怒而退顧謂邵曰今夕不能佴君三年之內君必衰矣當因此時相報邵曰何事忽忽且復留談論鬼乃隱而不見視門閤悉閉如故如期邵果篤疾恒夢見此鬼來擊之並勸邵復廟邵曰邪豈勝正終不聽後遂卒出志恠

陳氏女

烏傷陳氏有女著屐上大楓樹顧了無危懼顧曰我應爲神今便長去唯左蒼右黃當暫歸耳家人悉出見之拳手辭訣於是飄聳輕越極睇乃沒人不了蒼黃之意每春輒以蒼狗秋黃犬設祀樹下也出異苑

王表

臨海羅陽縣有神自稱王表語言飲食與人無異然不見其形又一婢名紡績是月遣中書郎李崇齎輔國將軍羅陽王印綬迎表表隨崇俱出所歷山川輒遣婢與其神相聞表至權於蒼龍門外爲立第舍表說水旱小事往往有驗出吳志

石人神

石人神在豐城縣南其石狀似人形先在羅山下水中流潦不
沒後有人於水邊浣衣挂著左臂天忽大雨雷電霹靂石人臂
折走入山畔時人異之共立為祠每有靈驗號曰石人神出豫章古
今記

聖姑

吳興郡界首有洞庭山山中聖姑祠廟在焉吳志曰姑姓李氏
有道術能履水行其夫怒而殺之自死至今向七百歲而顏貌
始生儼然側卧遠近祈禱者心至則能到廟心若不至風迴其
船無得達者今每月一日沐浴為除瓜甲每日粧飾之其形質
柔弱只如寢者蓋得道矣出紀聞

陳敏

陳敏孫皓之世為江夏太守自建業述職聞宮亭廟神靈枉帆
過之乞在任安穩當上銀杖一枝限既滿作杖插竹為幹以銀
裹之尋徵為散騎常侍還到江口後宮亭送杖訖即進路日晚
降神巫宣教曰陳敏許我銀杖今已裹銀杖見與使投水中當
送以還之欺蔑之罪不可容也乃置杖浮水上便流而北其疾
如飛逕到敏船前徘徊不去敏懼取之遣小吏到廟遜謝小吏
既發驚風卒至漂浪滔天敏舟傾唯小吏四人獨在出神
冥傳

費長房

費長房能使鬼神後東海君見葛陂君淫其夫人於是長房敕
繫三年而東海大旱長房至東海見其請雨乃敕葛陂君出之
即大雨也出列異傳

胡毋班

胡毋班曾至太山之側忽于樹間逢一絳衣騶呼班云太山君

君召毋班驚愕逡巡未答復有一騶出呼之遂隨行數十步騶請毋班暫瞑少頃便見宮室威儀甚嚴毋班乃入閤拜謁主爲設食語毋班曰欲見君無他欲附書與女壻耳毋班問女郎何在曰女爲河伯婦毋班曰輒當奉書不知何緣得達答曰今適河中流便扣舟呼青衣當自取書者毋班乃辭出昔騶復令閉目有頃忽如故道遂西行如神言而呼青衣須臾果有一女僕出取書而沒少頃復出云河伯欲暫見君婢亦請瞑目遂拜謁河伯河伯乃大設酒食詞旨殷勤臨別謂毋班曰感君遠爲致書無物相奉于是命左右取吾青絲履來以貽毋班毋班出瞑然忽得還舟遂于長安經年而還至太山則不敢潛過遂推樹自稱姓名從長安還欲啓消息須臾昔騶出引毋班如向法而還已致書焉府君謂別遣報毋班語訖如廁忽見其父著械徒作此聲數百人毋班進拜流涕問大人何因及此父云吾死不幸見譴三年矣困苦不可處知汝今爲明府所識可爲吾陳之乞免此役便欲得社公耳毋班乃依教叩頭陳乞府君曰死生異路不可相近身無所惜毋班苦請方許之於是辭出還家歲餘兒子死亡略盡毋班皇懼復詣太山扣樹求見昔騶遂迎之而見毋班乃自說昔辭曠拙及還家兒死亡至盡今恐禍故未已輒來啓白幸蒙哀救府君掌大笑曰昔語君生死異路不可相近故也即敕外召毋班父須臾至庭中問之昔求還里社當爲門戶作福而孫息死亡至盡何也答云久別鄉里自忻得還又遇酒食充足實念諸孫召而食之耳於是代之父涕泣而出毋班遂還後有兒皆無恙出搜神記

張誠之

吳縣張誠之夜見一婦人立于宅東南角舉手招誠誠就之婦人曰此地是君家蠶室我即是地之神明年正月半宜作白粥泛膏于上以祭我當令君蠶桑百倍言絕失之誠如言為作膏粥自此年年大得蠶世人正月半作膏粥由此故也出續齊諧記

太平廣記卷第二百九十三

太平廣記卷第二百九十四　神四

明長洲許自昌玄祐甫校

王祐　温嶠　戴文諶
黃石公　袁雙　商康
賈兗　王文度　徐長
陳緒　白道猷　高雅之
羅根生　沈縱　戴氏女
孫盛　湛滿　竺曇遂
武曾　晉孝武帝　藺啓之
王猛　封驅之
王祐

散騎侍郎王祐疾困與母辭訣既而聞有通賓者曰某郡某里

其人嘗為別駕祐亦雅聞其姓字有頃奄然來至曰與卿士類有自然之分又州里情便欵然今年國家有大事出三將軍分布徵發吾等十餘人為趙公明府參佐至此倉卒見卿有高門大屋故來投與卿相得大不可言祐知其鬼神曰不幸篤疾死在旦夕遭卿以姓命相託答曰人生有死此必然之事死者不繫生時貴賤吾今見領兵千人須卿得度簿相付如此地難得不宜辭之祐曰老母年高兄弟無有一旦死亡前無供養遂歔欷不能自勝其人愴然曰卿位為常伯而家無餘財向聞與尊夫人辭訣言辭哀苦然則卿國士也如何可令死吾當相為因起去明日更來其明日又來祐曰卿許活吾當卒恩不答曰大老子業已許卿當復相欺耶見其從者數百人皆長二尺許烏衣軍服赤油為誌祐家擊鼓禱祀諸鬼聞鼓聲皆應節起舞振袖歷歷有聲祐將為設酒食辭曰不須因復起去謂祐曰病在人體中如火當以水解之因取一杯水發被灌之又曰為卿留赤筆十餘枝在薦下可與人使著出入辟惡災因道曰王甲李乙吾皆與之遂執祐手與辭時祐得安眠夜中忽覺忽呼左右令開被神以水灌我將大沾濡開被而信有水在上被之下下被之上不浸如露之在荷量之得三升七合於是疾三分愈二數日大除凡其所道當取者皆死亡唯王文英半年後乃亡所道與赤筆人皆經疾病及兵亂皆亦無恙初有妖書云上帝以三將軍趙公明鍾士季各督數萬鬼下取人莫知所在祐病差見此書與所道趙公明合焉出搜神記

温嶠

古今相傳夜以火照水底悉見鬼神温嶠平蘇峻之難及於溢

口乃試照焉来見官寺赫奕人徒甚盛又見群小兒兩兩爲偶乘輜車駕人氏羊雖肝可惡温即夢見神怒曰當令君知之乃得病也出法

戴文謐

沛國戴文謐居陽城山有神降妻焉謐疑是妖魅神已知之便去遂見作一五色鳥白鳩數十枚從有雲覆之不遂見出搜神記

黄石公

益州之西雲南之東有神祠尅山石爲室下有人奉祠之自稱黄公因言此神張良所受黄石公之靈也清浄不烹殺諸祈禱者持一百錢一雙筆一尅墨石室中前請乞先聞石室中有聲須臾問來人何欲既言便具語吉凶不見其形至今如此出搜神記

袁雙

丹陽縣有袁雙廟眞第四子也眞爲桓宣武誅便失所在靈在太元中形見于丹陽求立廟未既就功大有虎災被害之家輒爰雙至催功甚急百姓立祠堂于是猛暴用息今道俗常以二月晦鼓舞祈禱爾日常風雨忽至元嘉五年設奠訖村人丘都于廟後見一物人面鼈身葛巾七孔端正而有酒氣未知爲雙之神爲是物憑也出異苑

商康

烏程下山本名土山有項籍廟自號卞王因改爲名山足有一石櫃高數尺陳郡殷康嘗往開之風雨晦暝乃止出異苑

賈克

賈克伐吳時嘗屯項城軍中忽失克所在克帳下都督周勤時晝寢夢見百餘人録克引入一逕勤驚覺聞失克乃出尋索之

忽覩所夢之道遂往求之果見克行至一府舍侍衛甚盛府公南面坐聲色甚厲謂克曰將亂吾家事必爾與荀勗既惑吾子又亂吾孫間使任愷黜爾而不去又使庾純詈汝而不改今吳寇當平汝方表斬張華汝之闇戇皆此類也若不悛慎當旦夕加罪克因叩頭流血公曰汝所以延日月而名器如此者是衛府之勳耳終當使孫嗣死於鍾簴之間大子斃于金酒之中小子困于枯木之下荀勗亦畧同然其先德小濃故在汝後數年之外國嗣亦替言畢命去克忽然還營顏色憔悴性理昏喪經日乃復其後孫謐死于鍾下賈後服鴆酒而死賈午考竟用大杖皆如所言出晉書

王文度

晉王文度鎮廣陵忽見二騶持鵠頭板來召之王大驚問騶我何官官騶云尊作平北將軍徐兗二州刺史王曰吾已作此官何故復召耶鬼云此人間耳今所作是天上官也王大懼之尋見迎官玄人衣及鵠衣小吏甚多王尋病薨出法苑珠林

徐長

吳興徐長夙與鮑靚有神明之交欲授以秘術先請徐宜有約誓以不仕于是授錄以常見八大神在側能知來見往才識日異州鄉翕然美談欲用爲州主簿徐心悅之八神一朝不見七人餘一人倨傲不如常徐問其故答曰君違前誓不復相爲使身一人留衛錄耳徐乃還錄遂退出世說

陳緒

新城縣民陳緒家晉永和中旦聞扣門自通云陳都尉便有車馬聲不見形逕進呼主人共語曰我應來此當權住君家相爲

致福令緒施設牀帳于齋中或人詣之齋持酒禮求願所言皆驗每進酒食令人跽拜授闔裏不得開視復有一身疑是狐狸之類因跽急把取此物却還牀後大怒曰何敢嫌試都尉此人心痛欲死主人爲叩頭謝良久意解自後衆不敢犯而緒舉家無恙每事益利此外無多損益也出幽明録

白道猷

章安縣西有赤城山周三十里一峯特高可三百餘丈晉泰元中有外國人白道猷居于此山山神屢遣狼恠形異聲往恐怖之道猷自若山神乃自詣之云法師威德嚴重今推此山相與弟子更卜所託道猷曰君是何神居此幾時今若必去當去何所答曰弟子夏王之子居此千餘年寒石山是家舅所住其且往寄慙將來欲還會稽山廟臨去遣信贈三奩香又躬來別執手恨然鳴鞞響角凌空而逝出述異記

高雅之

晉太元中高衡爲魏郡太守戍石頭其孫雅之在廐中云有神來降自稱白頭公拄杖光耀照屋與雅之輕舉宵行暮至京口晨已來還後雅之父子爲桓玄所滅出幽明録

羅根生

豫章有廬松村郡人羅根生來此村側墾荒種瓜果園中有一神壇瓜始引蔓忽見壇上有一新板墨書云此是神地可速出去根生祝曰審是神教願更朱書賜報明早往看向板猶存字悉以朱代墨根生謝而去也出述異記

沈縱

餘姚人沈縱家素貧與父同入山還未生家見一人左右導從

四五百許前車輛馬鞭夾道鹵簿如二千石遥見縱父子便喚住就縱手中燃火縱因問是何貴人答曰是關山王在餘杭南縱知是神叩頭云願見祐助後山得一玉枕從此如意出幽明録

戴氏女

豫章有戴氏女久疾不瘥見一小石形像偶人女謂曰爾有小形豈神能差我宿疾者吾將重汝其夜夢有人告之吾將祐汝自後疾漸差遂為立祠山下戴氏為巫故名戴侯祠出搜神記

孫盛

衡山白槎廟古老相傳昔有神槎皎然白色禱之靈無不應晉孫盛臨郡不信鬼神乃伐之斧下流血其夜波流神槎向上但聞鼓角之聲不知所止開皇九年廢今尚有白槎村在出湘中記

湛滿

須江縣江郎山昔有江家在山下居兄弟三人神化于此故有三石峯之異有湛滿者亦居山下其子仕洛永嘉之亂不得歸滿乃使祝宗言于三石之靈能致其子靡愛斯牲旬日中湛子出洛水邊見三少年使閉目伏車欄中閒去如疾風俄頃從空中墮下怳然不知所之良久乃覺是家園中出十道記

竺曇遂

晉太元中謝家沙門竺曇遂年二十餘白皙端正流落沙門嘗行經青溪廟前過因入廟中看暮歸夢一婦人來語云君當來二我廟中神不復久曇遂問婦人是誰婦人云我是青溪姑如此一月許便卒臨死謂同學年少曰我無福亦無大罪死乃當作青溪廟神諸君行便可見看之既死後諸年少道人詣其廟既至便靈語相勞問音聲如其生時臨去云久不聞唄聲甚思

之其伴慧覩便為作唄訖猶唱贊語云岐路之訣尚有悽滄況此之乖形神分散窈冥之歎情何可言既而歔欷不自勝諸道人等皆為流涕出續搜神記

武曾

侯官縣常有閻下神歲終諸吏殺牛祀之沛郡武曾作令斷之經一年曾還作建威參軍當去神夜來問曾何以不還食聲色極惡甚相謫責諸吏便于道中買牛共謝之此神乃去出幽明錄

晉孝武帝

晉孝武帝殿北窓下見一人著白帢黃疎單衣自稱華林園水池中神名曰淋浚君帝取所佩刀擲之空過無礙神忽曰當令君知之少時而暴崩出幽明錄

閻啓之

閻啓之家在南鄉有樗蒲晝廟啓之有女名僧固忽氣而寤云樗蒲君遣婢迎僧坐斗帳中仍陳盛筵以金銀為俎案五色玉為杯椀與僧共食一宿而醒也出述異記

王猛已見一

王猛者北海人少貧賤曾至洛陽貨畚有一人于市貴買其畚而云無直家近在此可隨我取猛隨去行不覺遠忽至深山中此人語猛且住樹下當先啓道君來須臾猛進見一公據胡牀頭髮悉白侍從十許人有一人引猛云大司馬公可進因拜老公曰王公何緣拜即十倍售畚價遣人送猛出既顧視乃高山

也出中興書

封驅之

始興林水源裏有石室室前盤石上行羅十甕中悉是餅銀採

伐遇之不得取取之迷悶晉大元初民封驅之家僕密竊三餅歸發看有大蛇螫之而死湘州記曰其夜驅之夢神語曰君奴不謹盜銀三餅即日顯戮以銀相償覺視則奴死銀在矣出水經

太平廣記卷第二百九十五　神五

明長洲許自昌玄祐甫校

王僧虔　陳悝　宮亭廟
安世高　曲阿神　謝奐
李滔　樹伯道　侯褚
盧循　陳臣　張舒
蕭惠明　柳積　趙文昭
河伯　邵敬伯　吳興人
劉子卿

王僧虔

晉王僧虔秉政使從事宗寶統作長沙城忽見一傳教官語曰君何敢壞吾宮室司命官相誅尋時宗寶乃墜馬其夜僧虔夢

見一貴人來通賓從鮮盛語僧虔曰吾是長沙王吳君此所居之處公何意苦我若爲我速料理當位至三公僧虔於是立廟自是祈禱無不應出湘中記

陳悝

隆安中丹徒民陳悝於江邊作魚簏潮去于簏中得一女長六尺有容色無衣裳水去不能動臥沙中與語不應有一人就姦之悝夜夢云我江神也昨失路落君簏中小人辱我今當白尊神殺之悝不敢歸得潮來自逐水而去姦者尋亦病死矣出洽聞記

宮亭廟

南康宮亭廟殊有神驗晉孝武世有一沙門至廟神像見之淚出交流因摽姓字則是昔友也自說我罪深能見濟脫不沙門即爲齋戒誦經語曰我欲見卿眞形神云禀形甚醜不可出也沙門苦請遂化爲蛇身長數丈垂頭梁上一心聽經目中血出至七日七夜蛇死廟亦歇絕出幽明錄

安世高

安侯世高者安息國王子與大長者共出家學道舍衛城值主不稱大長者子輒恚世高恒呵戒之周旋二十八年云當至廣州值亂有一人逢高唾手拔刀曰眞得汝矣高大笑曰我宿命負對故遠來相償遂殺之有一少年云此遠國異人而能作吾國言受害無難色將是神人乎衆皆駭笑世高神識還生安息國復爲王作子名高安侯年二十復辭王學道十數年語同學云當詣會稽畢對過廬山訪知識遂過廣州見年少尚在徑投其家與說昔事大欣喜便隨至會稽過嵇山廟呼神共語廟神蟒形身長數丈淚出世高向之語蟒便去世高亦還船有一少

年上船長跽前受呪願因遂不見廣州客曰向少年即廟神得離惡形矣云廟神即是宿長者子後廟祝聞有臭氣見大蟒死廟從此神歇前至會稽入市門值有相打者誤中世高頭即卒廣州客遂事佛精進出幽明録

曲阿神

曲阿當大埭下有廟晉孝武世有一逸劫官司十人追之劫逕至廟跽請求救許上一豬因不覺忽在牀下追者至覓不見群吏悉見入廟又無出處因請曰若得劫者當上大牛少時劫形見吏即縛將去劫因云神靈已見過度云何有牛豬之異而乘前福言未絕口覺神像面色有異既出門有大虎張口而來逕奪取劫啣去出鬼傳

謝奐

青溪小姑廟云是蔣侯第三妹廟中有大穀扶疎鳥嘗産育其上太元中謝慶弾殺數頭即覺體中慄然至夜夢一女子衣裳楚楚怒云此鳥是我所養何故見侵經日謝卒慶名魚靈運父也出異苑

李湑

吳郡桐廬有徐君廟吳時所立左右有爲劫盜非法者便如拘縛終致討執東陽長沙吏李湑以義熙中遭事在都婦自出料理過廟請乞恩拔銀釵爲願未至富陽有魚跳落婦前剖腹還得所願釵夫事尋散出異苑

樹伯道

餘杭縣有仇王廟由來多神異隆安初邑人樹伯道爲吏得假將歸于汝南灣覓載見一朱舸中有貴人因求寄須臾如睡猶

聞有聲若劇甚雨俄而至家以問船工亦云仇王也伯道拜謝而還出異苑

侯褚

郯縣西鄉有楊郎廟縣有一人先事之後就祭酒侯褚求入大道遇譙郡樓無隴詣褚共至祠舍燒神坐器服無隴乞將一扇經歲無隴聞有乘馬人呼樓無隴數四聲云汝故不還楊明府扇耶言畢迴騎如去隴遂得瘵病而死出異苑

盧循

義熙四年盧循在廣州陰窺逆謀潛遣人到南康廟祈請既奠牲奏鼓使者獨見一人武冠朱衣中筵而坐曰盧征虜若起事至此當以水相送六年春循遂率衆直造長沙遣徐道覆踰嶺至南康裝艦十二艟樓十餘丈舟裝始辦大雨一日一夜水起四丈道覆凌波而下與循會巴陵至都而循戰敗不意神速其誅洪潦之降使之自送也出述異記

陳臣

臨川陳臣家大富永初元年臣在齋中坐其宅內有一町筋竹白日忽見一人長丈許面如方相從竹中出逕語陳臣我在家多年汝不知今去當令汝知之去一月許臣家大失火奴婢頓死一年中便大貧出搜神記

張舒

長山張舒以元嘉九年二月二十四日奄見一人著朱衣平上幘手捉青柄馬鞭云汝可教便隨我去見素絲繩繫長梯來下舒上梯仍造大城綺堂洞室地如黃金有一人長大不巾幘獨坐絳紗帳中語舒曰主者誤取汝賜汝秘術卜占勿貪錢賄舒

亦不覺受之出異苑

蕭惠明

宋蕭惠明爲吳興太守郡界有卞山山下有項羽廟相承云羽多居郡廳事前後太守不敢上廳惠明謂綱紀曰孔季恭曾爲此郡未聞有災遂命盛設筵榻未幾惠明忽見一人長丈餘張弓挾矢向之既而不見因發背旬日殞出異苑

柳積

柳積字德封勤苦爲學夜燃木葉以代燈中夕聞窓外有呼者積出見之有五六人各負一囊傾于屋下如榆莢語曰與君爲書禮勿憂業不成明旦視之皆漢古錢計得百二十千乃終其業宋明帝時官至太子舍人出獨異志

趙文昭

宋文帝元嘉三年八月吳郡趙文昭字子業爲東宮侍講宅在清溪橋北與吏部尚書王叔卿隔墻南北嘗秋夜對月臨溪唱烏棲之詞音音閑然忽有一女子衣青羅之衣絕美云王尚書小娘子欲來訪君文昭問其所以答曰小娘子聞君謌詠有慾曠之心著清涼之恨故來願薦枕席言訖而至姿容絕世文昭迷惘恍惚盡忘他志乃揖而歸從容室命酒陳筵遍相謌送然後就寢至曉請去女解金纓留別文昭答琉璃盞後數夜文昭思之不已偶遊清溪神廟忽見所與琉璃盞在神女之後及顧其神與畫侍女並是同宿者出八朝窮怪録

河伯

餘杭縣南有上湖湖中央作塘有一人乘馬看戲將三四人至岑村飲酒小醉暮還時炎熱因下馬入水中枕石眠馬斷走歸

從人悉追馬至暮不返眠覺日已向晡不見人馬見一婦來年可十六七云女郎再拜日既向暮此間大可畏君作何計問女郎姓何那得忽相聞復有一年少年十三四甚了了乘新車車後二十人至呼上車云大人暫欲相見因迴車而去道中絡繹把火見城郭邑居既入城進廳事有信幡題云河伯俄見一人年三十許顏色如畫侍衛繁多相對欣然敕行酒炙云僕有小女頗聰明欲以給君箕箒此人知神不敢拒逆便敕備辯令就郎中婚承白已辦遂絲布單衣紗及袷絹裙衫襌履屐皆精好又給十小吏青衣數十人婦年可十八九姿容姚媚便成三日經大會客拜閤四日云禮既有限當發遣去婦以金甌麝香囊與婿別涕泣而分又與錢十萬藥方三卷云可以施功布德復云十年當相迎此人歸家遂不肯別婚辭親出家作道人所得三卷方一卷脉經一卷湯方一卷丸方周行救療皆致神驗後母老兄喪因還婚宦出幽明録

邵敬伯

平原縣西十里舊有社林南燕太上時有邵敬伯者家于長白山有人寄敬伯一函書言我吳江使也令吾通問于齊伯吾今須過長白幸君爲通之仍教敬伯但至社林中取樹葉投之于水當有人出敬伯從之果見人引入伯懼水其人令敬伯閉目似入水中豁然宮殿宏麗見一翁年可八九十坐水精牀發函開書曰裕興超滅侍衛者皆圓眼具甲冑敬伯辭出以刀子贈敬伯曰好去但持此刀當無水厄矣敬伯出還至社林中而衣裘初無沾濕果其年宋武帝滅燕敬伯三年居兩河間夜中忽大水舉村俱沒唯敬伯坐一塌牀至曉著岸敬伯下看之牀乃

是一大龜也敬伯死刀子亦失世傳社林下有河伯家出酉陽雜俎

吳興人

晉隆安中吳興有人年可二十自號聖公姓謝死已百年忽詣陳氏宅言是已舊宅可見還不爾燒汝一夕大火發盡因有鳥毛插地繞宅周匝數重百姓乃起廟出酉陽雜俎

劉子卿

宋劉子卿徐州人也居廬山虎溪少好學篤志無倦常慕幽閑以爲養性恒愛花種樹其江南花木溪庭無不植者文帝元嘉三年春臨翫之際忽見雙蝶五彩分明來游花上其大如鴈一日中或三四往復子卿亦訝其大九旬有三日月朗風清歌吟之際忽聞扣扃有女子語笑之音子卿異之謂左右曰我居此溪五歲人尚無能知何有女子而詣我乎此必有異乃出戶見二女各十六七衣服霞煥容止甚都謂子卿曰君常恠花間之物感君之愛故來相詣未度君子心若何子卿延之坐謂二女曰居止僻陋無酒叙情有慚于此一女曰此來之意豈求酒邪況山月已斜夜將垂曉君子豈有意乎子卿曰鄙夫惟有茅齋願申繾綣二女東向坐者笑謂西坐者曰今宵讓姊餘夜可知因起送子卿之室入謂子卿曰郎閉戶雙棲同衾共枕來夜之歡願同今夕及曉女乃請去子卿曰幸遂繾綣復更來乎一夕之歡反生深恨女撫子卿背曰且女妹之期後即次我請出戶女曰心存意在特望不憂出戶不知縱跡是夕二女又至宴如前姊謂妹曰我且去矣昨夜之歡今留與汝汝勿貪多誤少惑劉郎言訖大笑乘風而去于是同寢卿問女曰我知卿二人非人間之有願知之女曰但得佳妻何勞執問乃撫子卿曰郎但

申情愛莫問閑事臨曉將去謂卿曰我姊實非人間之人亦非
山精物魅若說與卽卽必異傳故不欲取笑于人代今者與卽
契合亦是因緣愼跡藏心無使人曉卽姊妹每旬更至以慰卽
心乃去常十日一至如是數年會震後子卿遇亂歸鄉二女遂
絕廬山有康王廟去所居二十里餘子卿一日訪之見廟中泥
塑二女神并壁間畫二侍者容貌依稀有如前遇疑此是之

朝窮惟錄

明長洲許自昌玄祐甫校

太室神　黃苗　龔雙
蕭總　蕭嶽　尒朱兆
蔣帝神　臨汝侯猷　陰子春
蘇嶺廟　盧元明　董愼
李靖

太室神

後魏太武時嵩陽太室中有寶神像長數寸乍見孝文太和中
有人避癘於此廟見太武來造神因言今日朝天帝帝許移都
洛陽當得四百年神言昨已得天符矣太武出神謂左右曰虜
性苛貪天符但言四十而因之四百明年孝文遷都洛陽唯得

四十年矣出廣右今五行記

黃苗

宋元嘉中南康平固人黃苗爲州吏受假違期方上行經宮亭湖入廟下願希免罰坐又欲還家若所願並遂當上豬酒苗至州皆得如志乃還資裝既薄遂不過廟行至都界與同侶並船泊宿中夜船忽從水自下其疾如風介夜四更苗至官亭始醒悟見船上有三人並烏衣持繩收縛苗夜上廟階下見神年可四十黃白披錦袍梁下懸一珠大如彈丸光輝照屋一人戶外白平固黃苗上願豬酒遞回家教錄令乞命謫三年取三十人遣吏送苗窮山林中鏁腰繫樹日以生肉食之苗忽忽憂思但覺寒熱身瘡舉體生斑毛經一旬毛蔽身爪牙生性欲搏噬吏解鏁放之隨其行止三年凡得二十九人次應取新塗一女而此女士族初不出外後值與姊妹從後門出詣親家女最在後因取之爲此女難得涉五年人數乃克吏送至廟神教坊遣乃以鹽飯飲之體毛稍落髮悉出爪牙喙生新者經十五日還如人形意慮復常送出大路縣令呼苗具疏事覆前後所取人遍問其家並符合焉髀爲戟所傷創瘢尚在苗還家八年得時疾死出述異記

龔雙

襄陽漢水西村有廟名土地主府君極有靈驗齊永元末龔雙任馮翊郡守不信鬼神過見此廟因領人燒之忽旋風紋火有三物捉出變成雙青鳥入龔雙兩目兩目應時疼痛舉體壯熱至明便卒出漢汚記

蕭總

蕭總字彥先南齊太祖族兄環之子總少爲太祖以文學見重時太祖已爲宋永相謂總曰汝聰明智敏爲官不必資待我功成必薦汝爲太子詹事又曰我以嫌疑之故未即遂心總曰若識言之何啻此官太祖曰此言狂悖慎鈐其口吾專疚於心未忘汝也總率性本異不與下於已者交自建業歸江陵宋後廢帝元徽後四方多亂因游明月峽愛其風景遂盤桓累歲常於峽下枕石漱流時春向晚忽聞林下有人呼蕭卿者數聲驚顧去坐石四十餘步有一女把花招總總忽異之又常知此有神女從之視其容貌當可笄年所衣之服非世所有所佩之香非世所聞謂總曰蕭郎遇此未曾見邀今幸良晨有同宿契總恍然行十餘里乃見溪上有宮闕臺殿甚嚴宮門左右有侍女二十人皆十四五並神仙之質其寢卧服玩之物俱非世有心亦喜幸一夕綢繆以至天曉忽聞山鳥晨吐巖泉韻清出戶臨軒將窺舊路見烟雲正重殘月在西神女執總手謂曰人間之人神中之女此夕歡會萬年一時也總曰神中之女豈人間常所望也女曰妾實此山之神上帝三百年一易不似人間之宮來歲方終一易之後遂生他處今與郎契合亦有因由不可陳也言訖乃別神女手執一玉指環謂曰此妾常服玩未曾離手今永別寧不相遺願郎穿指愼勿忘心總曰幸見顧錄感恨徒深執此懷中終身是寶天漸明總乃拜辭掩涕而別攜手出戶已見路分明總下山數步迴顧宿處宛是巫山神女之祠也他日持玉環至建鄴因話於張景山景山驚曰吾常遊巫峽見神女指上有此玉環世人相傳云是晉簡文帝李后曾夢遊巫峽見神女神女乞后玉環覺後乃告帝帝遣使賜神女吾親見在神

女指上令卿得之是世世異人矣總齊太祖建元末方徵召未行帝崩世祖卽位累爲中書舍人初總爲治書御史江陵舟中遇而忽思神女事悄然不樂乃賦詩曰昔年巖下客宛似成今古徒思明月人願濕巫山雨出入朝窮怪錄

蕭嶽

齊明帝建武中有書生蕭嶽自毘陵至延陵季子廟前泊舟望月忽有一女子年十六七從三四侍女貌皆絶世以橘擲嶽懷中嶽心異之乃問其姓名云葛氏嶽因請舟中命酒與歌宴及曉請去嶽甚悵然嶽登舟望之見廟前有五六女相迎笑一時入廟嶽異之及明乃整衣冠至延陵廟中見東壁上畫第三座之女細觀之而笑果昨夜宿之女也及左右侍女亦所從也畫壁題云東海姑之神出入朝窮怪錄

佘朱兆

後魏孝莊帝旣誅佘朱榮榮子兆自汾州率騎攻洛師自河梁西涉掩襲京邑先是河邊有一人夢神謂曰佘朱家欲渡河用兩作波津令當爲縮水脈及兆至見一人自言知水深淺處以草表揮導忽失所在兆衆遂涉焉尋而陷京弒莊帝出北史

蔣帝神

梁旱甚詔於蔣帝神求雨十旬不降帝怒載荻焚廟并其神影殿皆自震動帝懼馳詔追停少時還靜自此帝誠信遂深自踐祚比未曾到廟於是備法駕將朝臣修謁時魏將楊大眼來寇鍾離蔣帝神報敕必許扶助旣而無雨水暴漲六七尺遂大克魏軍神之力也凱旋之後廟中人馬脚皆有泥濕當時並目覩

焉出南史

臨汝侯猷

宗室臨汝侯猷爲吳興太守性倜儻與楚廟神交飲至一斛每酣祀盡歡極醉而神影亦有酒容所禱必應後爲益州刺史時江陵人齊狗兒反衆十餘萬攻州城猷兵粮已盡仁有二心乃遙禱請救是日州界田父逢一騎絡繹從東方來問去城幾里曰百四十里日已晡騎語父曰後人來可令疾馬欲及日破賊俄有數百騎如風一騎仍請飲田父問爲誰曰吳興楚王來救臨汝侯當此時廟中請祈無驗十餘日乃見侍衛土偶皆泥濕如汗者是日猷大破狗兒焉及猷卒謚曰靈與神交故也出南史

陰子春

梁陰子春爲東莞太守時青州刺史王神念毀臨海神廟坐棟上有一蛇役夫不擒入於海水爾夜子春夢見一人詣其府云有人見苦破壞所居今既無托欲憩此境子春心密記之經日方知神念毀廟因辨牲醪立宇祠之數日夢一朱衣人謝曰得君厚惠當以一州相報經月餘魏君欲襲朐山子春預知設伏摧破武帝以爲南青州刺史出南史

蘇嶺廟

襄陽蘇嶺山廟門有二石鹿夾之故謂之鹿門山習氏記云習郁常爲侍中從光武幸黎丘郁與光武俱夢見蘇嶺山神因使立祠郭重產記云雙石鹿自立如闕採伐人常過其下或有時不見鹿因是知有靈瑞梁天監初有蜂湖村人於此澤間獵見二鹿極大有異於恒鹿乃走馬逐之鹿即透澗直向蘇嶺人逐鹿至神所遂失所在惟見廟前二石鹿獵者疑是向者鹿所化

遂廻其夜夢見一人著單巾幘黃布袴褶語云使君遣我牧馬汝何驅迫賴得無他若見損傷豈得全濟出襄陽記

盧元明

北齊盧元明聘于梁其妻乘車送至河濱忽聞水有香氣異常顧見水神湧出波中牛乃驚奔曳車入河其妻溺死兄子十住尚幼與同載投下獲免出北史

董愼

隋大業元年兗州佐史董愼性公直明法理自都督已下用法有不直必犯顏而諫之雖加譴責亦不知懼必俟刑正而後退常因授衣歸家出州門逢一黃衣使者曰太山君呼君爲錄事因出懷中牒示愼牒曰董愼名稱茂實案牘精練將平疑獄須臾良能權差知右曹錄事印封分明後署曰俾愼謂事者曰府君呼我豈有不行然不識府君名謂何使者曰錄事勿言到任即知矣自持大布囊內愼其中負之出兗州郭因致囊於路左汲水調泥封愼兩目愼都不知經過遠近忽聞大唱曰范愼追董愼到使者曰諾趨入府君曰所追錄事今復何在使者曰冥司幽祕恐或漏洩向請左曹匿影布囊盛之府君大笑曰已死范愼追董愼取左曹囊盛右曹錄事可謂能防愼也便令寫出扶去目泥賜青縑衫魚須笏豹皮靴文甚斑駁邀登副階命左右取榻令坐曰籍君公正故有是請今有閩州司馬令狐寔等六人寔無間獄承天曹符以寔是太元夫人三等親准令逐減三等昨罪人程翥一百二十人引例喧訟不可止遏已具名申天曹天曹以爲罰疑唯輕亦令量減二等餘恐後人引例多矣君謂宜如何愼曰夫水照妍蚩而人不怨者以至清無情況於

天地刑法豈宜恩貸奸慝悉然愼一胥吏耳素無文字雖知不可
終語無條貫當州府秀才張審通辭彩雋拔足得備君管記府
君令帖召之俄頃至審通曰此易耳君當判以狀申府君曰君
善爲我辭即補左曹錄事仍賜衣服如董愼各給一玄狐每出
即乘之審通判曰天本無私法宜畫一苟從恩貸是資奸行令
狐寔前命減刑已同私請程者翳後申簿訴且異罪疑儻開逦減
之科實失公家之論請依前付無間錄獄仍錄狀申天曹即有
黃衫人持狀而往少頃復持天符曰所申文狀多起異端奉主
之宜但合遵守周禮入議一曰議親又元化匱中釋冲符亦曰
無不親是則與童昭然有何不可豈可使太元功德不能庇三
等之親仍敢徵違須有懲罰府君可罰不衣紫六十甲子餘依
前處分府君大怒審通曰君爲判辭使我受譴取命左右取方

寸肉塞其一耳遂無所聞審通訴曰乞更爲判申不允即甘當
再罰府君曰君爲我去罪即更與君一耳審通又判曰天大地
大本乃無親若使有親何由得一苟欲因情變法實將生僞奘
眞太古以前人猶至朴中古之降方聞各親豈可使太古盲物
之心生仲尼觀蜡之歎無不親是非公也何必引之請寬逆耳
之辜敢薦沃心之藥庶其閱實用得平均令狐寔等也請依正
法仍錄狀申天曹黃衣人又持往須臾又有天符來曰再省所
申甚爲允當府君可加六天副正使令狐寔程者翳等並正法置
處府君即謂審通曰非君不可正此獄因命左右割下耳中肉
令一小兒擘之爲耳安於審通額上曰塞君一耳與君三耳何
如又謂愼曰甚賴君薦賢以成我美然不可久留君當壽一周
年相報耳君兼本壽得二十一年矣即送歸家使者復以泥封

二人布囊各送至宅欻如寫出而顧問妻子妻子云君亾精魂已十餘日矣慎自此果二十一年而卒審通數日額覺痒遂踴出一耳通前三耳而踴出者尤聰時人笑曰天有九頭鳥地有三耳秀才亦呼爲雞冠秀才者慎初思府君稱鄰後方知倨乃鄰字也出玄怪錄

李靖

衛公李靖始困於貧賤因過華山廟訴於神且請告以官位所至辭已抗厲觀者異之佇立良久乃出廟門百許步聞後大聲曰李僕射好去顧之不見人後竟至端揆出國史記

太平廣記卷第二百九十六

太平廣記卷第二百九十七　　神七

明長洲許自昌玄祐甫校

丹丘子　瀚海神　薛延陀

睦仁蒨　兗州人

丹丘子

隋開元末有老翁詣唐高祖神堯帝狀貌甚異神堯欽遲之從容置酒飲酣語及時事曰隋氏將絕李氏將興天之所命其在君乎願君自愛神堯惕然自失拒之翁曰既爲神受寧用爾耶隋氏無聞前代繼周而興事踰晉魏雖偷安天位平定南土葢爲君驅除天將有所啓耳神堯陰喜其言因訪世故翁曰公積德入門又負至貴之相若應天受命當不勞而定但當在丹丘子之後帝曰丹丘爲誰翁曰與公近籍但公不知耳神器所屬

唯此二人然丹丘先生凝情物外恐不復以世網累心儻或俯就公若不相持於中原當爲其佐神堯曰先生安在曰隱居鄠杜間帝遂袖劍詣焉帝之來雖將不利於丹丘然而道德玄遠貌若氷壺覩其儀而心駭神聳至則伏謁於苦宇之下先生遽言曰吾久厭濁世汝躭於几持願塊然自處拜未及起先生遽言曰吾久厭濁世汝躭於時者顯晦既殊幸無見忌帝愕而謝之因跪起曰隋氏將亾已有神告當天祿者其在我宗夙叶冥徵謂鍾末運竊知先生之道亦將契天人之兆夫兩不相下必將決雄雌於鋒刃衒智力於權詐苟修德不競僕懼中原久罹劉項之患是來也實有心焉欲濟斯人於塗炭耳殊不知先生棄唐虞之揖讓躡巢許之遐蹤僕所謂醯鷄夏蟲未足以窺大道也先生笑而頷之帝復進曰以天下之廣豈一心一慮所能周哉余視前代之理亂在

輔佐得其人耳苟非伊周皐夔之徒秦漢以還皆璨璨庸材不足數漢祖得蕭張而不盡其用可爲太息今先生尚不屈堯舜之位固蔑視伊皐矣一言可以致昌運得無有以誨我乎先生曰昔陶朱以會稽五千之餘衆卒殄彊吳後去越相齊於齊不足稱者豈智於越而愚於齊蓋功業隨時不可妄致廢興既自有數時之善否豈人力所爲且非吾之知也訖不對帝知其不可挹也悵望而還武德初密遣太宗鄠杜訪焉則其室已墟矣

出陸用神告錄

瀚海神

并州北七十里有一古塚貞觀初每至日夕即有鬼兵萬餘旗旛鮮潔圍繞此塚須臾塚中又出鬼兵數千步騎相雜於塚傍力戰夜即各退如此近及一月忽一夕復有鬼兵萬餘自北而

至去塚數里而陣一耕夫見之驚走有一鬼將令十餘人擒之至前謂曰爾勿懼我瀚海神也被一小將竊我愛妾逃入此塚中此塚張公又借之兵士與我力戰我離瀚海月餘未獲此賊深憤之君當爲我詣此塚告張公言我自來收叛將何乃藏之塚中仍更借兵拒我當速逐出不然即終殺爾仍使兵百人監此耕夫往耕夫至塚前高聲傳言良久塚中引兵出陣有二神人並轡而立於大旗下左右劍戟如林遽召此耕夫前亦令傳言曰我生爲銳將三十年死塟此從我者步騎五千餘盡皆精强今有爾小將投我我已結交有誓不可不借助也若堅欲與我力爭我終敗爾不使爾得歸瀚海若要且保本職　廻耕夫又傳於瀚海神神大怒引兵前進令其衆曰不破此塚今夕須盡死於塚前遂又力戰三敗三復戰及初夜塚中兵敗生擒叛將及入塚獲愛妾拘之而廻張公及其衆並斬於塚前縱火焚塚賜耕夫金帶耕夫明日往觀此塚之火猶未滅塚傍有枯骨木人甚多出瀟湘錄

薛延陀

突厥沙多彌可汗貞觀年馭下無恩多有殺戮國中震恐皆不自安嘗有客乞食於主人引入帳命妻具饌其妻顧視客乃狼頭主人不之覺妻告鄰人共視之狼頭人已食告主人而去相與逐之至鬱督軍山見二人追者告其故二人曰我即神人薛延陀當滅我來取之追者懼而返太宗命將擊之其衆相驚擾諸部大亂尋爲廻紇所殺族類殆盡出廣古今五行記

睦仁蒨

唐睦仁蒨者趙郡邯鄲人也少事經學不信鬼神常欲試其有

無就見鬼神學之十餘年不能得見後徙家向縣於路見一人
如大官衣冠甚偉乘好馬從五十餘騎視仁儁而不言後數見
之經十年凡數十相見後忽駐馬呼仁儁曰比頻見君情相眷
慕願與君文游仁儁即拜之問公何人耶答曰吾是鬼耳姓成
名景本弘農人西晉時爲別駕今仁臨湖國長史仁儁問其國
何在王何姓名答曰黃河已北總爲臨胡國國都在樓煩西北
沙磧是也其王即故趙武靈王今統此國總受泰山控攝每月
各使上相朝於泰山是以數來至此與君相遇也吾乃能有相
益令君預知禍難而先避之可免橫苦唯死生之命與大禍福
之報不能移動耳仁儁從之景因命其從騎常掌事以贈之遣
隨儁行有事則令先報之即爾所不知當來告我如是便別掌
事恒隨遂如侍從者每有所問無不先知時太業初汪陵岑之

象爲邯鄲令子文本年未弱冠之象請仁儁於家教文本仁儁
以此事告文本文本仍謂曰成長史語我有一事羞君不得道既與
君交亦不能不告鬼神道亦有不能得飽常苦饑若得人食便
得一年飽衆鬼多偷竊人食我既貴重不能偷之從君請一食
仁儁既告文本文本既爲具饌備設珍羞仁儁曰鬼不欲入人
屋可於外水邊張幕設席陳酒食於上文本如其言至時仁儁
見景與兩客來至從百餘騎既坐文本向席再拜謝以食之不
精亦傳景意辭謝初文本將設食仁儁請有金帛以贈之文本
問是何等物仁儁云鬼所用物皆與人異唯黃金及絹爲得通
用然亦不如假者以黃金塗大錫作金以紙爲絹帛最爲貴上
文本如言作之及景食畢令其從騎更待坐食文本以所作金
錢絹贈之景深喜謝曰因睦生煩郎君供給郎君頗欲知壽命

乎文本辭云不願知也景笑而去數年後仁蒨遇病不因困篤而不起月餘問仁蒨憑掌事掌事不知便問長史長史報云國內不知後月因朝泰山爲問消息而相報至後月長史來報云是君鄉人趙某爲泰山主簿主簿一員闕薦君爲此官故爲文案經紀召君耳案成者當死仁蒨問計將安出景云君壽應年六十餘今始四十但以趙主簿橫徵召耳當爲請之乃曰趙主簿相問睦兄昔與同學恩情深至今幸得爲泰山主簿適遇一員官闕明府令擇人吾已啓公公許相用兄既不得長生命當有死死遇濟會未必當官何惜一二十年苟生耶今文案已出不可復止願決作來意無所疑也仁蒨憂懼病愈篤景謂仁蒨曰趙主簿必欲致君君可自往泰山於府君陳訴則可以免仁蒨問何由見府君景曰往泰山廟東度一小嶺平地是其都所

居往自當見之仁蒨以告文本文本爲具行裝數日又告仁蒨曰文書欲成君訴懼不可免急作一佛像彼文書自消告文本以三千錢爲畫一座像於寺西壁訖而景來告曰免矣仁蒨情不信佛意尚疑之因問景云佛法說有三世因果此爲虛實答曰皆實仁蒨曰卽如是人死當分入六道那得盡爲鬼而趙武靈王及君今尚爲鬼耶景曰君縣內幾戶仁蒨曰萬餘戶又曰獄囚幾人仁蒨曰常二十人已下又曰萬戶之內有五品官幾人仁蒨曰無又曰九品已上官幾人仁蒨曰數十人景曰六道之義分一如此耳其得天道萬無一人如君縣內無一五品官得人道者萬有數人如君縣內九品數十人入地獄者萬亦數十如君獄內囚唯鬼及畜生最爲多也如君縣內課役戶就此道中又有等級因指其從者曰彼人大不如我其不及彼者尤

多人禱曰鬼有死乎曰然仁禱曰死入何道答曰不知如人知生而不而死仁禱問曰道家童隸爲有益否景曰道者彼天帝總統六道是爲天曹閻羅王者如人間天子泰山府君如尚書令錄五道神如諸尚書若我輩國如大州郡每人間事道士上章請福如求神之恩天曹受之下閻羅王云以某月日得某申訴云宜盡理勿令枉濫閻羅敬受而奉行之如人奉詔也無理不可求免有枉必當得申何爲無益也仁禱又問佛家修福何如景曰佛是大聖無文書行下其修福者天神敬奉多得覓宥若福厚者雖有惡道文簿不得追攝此非吾所識亦莫知其所以然言畢即去仁禱一二日能起便愈文本父卒還鄉里仁禱寄書曰鬼神定是貪諂往日欲郎君飲食乃爾慇懃比知無復利相見姝落漠然常掌事猶見隨本縣爲賊所陷死亾略盡僕

爲掌事所導如常賊不見竟以獲全貞觀十六年九月八日文官賜射於玄武門文本時爲中書侍郎自語人云爾出冥報錄

兗州人

唐兗州鄒縣人姓張忘字曾任縣尉貞觀十六年欲詣京赴選途經泰山謁廟祈福廟中府君及夫人并諸子等皆現形像張遍拜訖至第四子旁見其儀容秀美同行五人張獨祝曰但得四郎交游賦詩舉酒一生分畢何用仕官及行數里忽有數十騎馬揮鞭而至從者云是四郎曰向見兄垂顧故來仰謁又曰承欲選然今歲不合得官復恐在途有災不復須去也張不從執別而去行百餘里張及同伴夜行被賊刼掠裝具並盡張遂祝曰四郎豈不相助有頃四郎車騎畢至驚嗟良久即令左右追捕其賊顛仆迷惑却來本所四郎命決杖數十其賊脞膊皆

爛已而別去四郎指一大樹兄還之日於此相呼也是年張果不得官而歸至本期處大呼四郎俄而郎至乃引張云相隨過宅即有飛樓綺觀架迴凌空侍衛嚴峻有同王者張既入四郎云須參府君始可安乃引入經十餘重門趨而進至大堂下謁拜見府君絕偉張戰懼不敢仰視判事似用朱書字皆極大府君命使者宣曰汝乃能與吾兒交游深為善道宜停一二日讌聚隨便好去即令引出至一別館盛設珍羞海陸畢備奏樂盈耳即與四郎同室而寢已經三宿張至明旦遊戲庭序徘徊往來遂窺一院正見其妻於衆官人前荷枷而立張還甚不悅四郎怪問其故張具言之四郎大驚云不知嫂来此也即自往造諸司法所其類乃有數十人見四郎來咸去下陛重足而立以手招一司法近前具言此事司法報曰不敢違命然須白錄事知遂召錄事錄事諾云乃須來此案於衆案之中方便同判始可得耳司法乃斷云此婦女勘別案內常有寫經持齋功德不合即死遂放令歸家與四郎洎泣而別仍云唯作功德可以益壽張乘本馬其妻從四郎借馬與妻同歸妻雖精魂事同平素行欲至家可百步許忽不見張大怪懼走至家中即逢男女號哭又知已殯張即呼兒女急往發之開館妻忽起即坐矍然笑曰為憶男女勿怪先行於是已死經六七日而蘇也兗州人說之云爾出冥報錄

明長洲許自昌玄祐甫校
狄仁傑
趙州參軍妻
李播
太學鄭生
王萬徹
柳智感

唐河東柳智感以貞觀初爲長舉縣令一夜暴死明旦而蘇說云始忽爲冥官所追大官府便者以智感見謂感曰今有一官闕故枉君任之智感辭以親老且自陳福業未應便死王使勘籍信然因謂曰君未當死可權判錄事智感許諾吏引退至曹有五判官感爲第六其廳事是長官人坐三間各有牀案務甚繁擁西頭一坐處無判官吏引智感就空坐羣吏將文書簿帳來取智感署於案上退立階下智感問之對曰氣惡逼公但

遙以按中事答智感省讀如人間者於是爲判句文有頃食來諸判官同食智感亦欲就之諸判官曰君既權判不宜食此感從之日暮吏送智感歸家蘇而方曉自歸家中日暝吏復來迎至彼旦故知幽顯晝夜相反矣於是夜判冥事晝臨縣職歲餘智感在冥曹因起至廁於堂西見一婦女年三十許姿容端正衣服鮮明立而掩涕智感問何人答曰興州司倉參軍之婦也攝來此方別夫子是以悲傷智感以問吏吏曰官攝來有所案問且以證其夫事智感因謂婦人曰感長擧縣令也夫人若被勘問幸自分就無爲牽引司倉俱死無益婦人曰誠不願引之恐官相逼耳感曰夫人幸勿相牽可無逼迫之慮婦人許之既而還州先問司倉婦有疾司倉曰吾婦年少無疾智感以所見告之說其衣服形貌且勸令作福司倉走歸家見婦在機中織無慮也不甚信之後十餘日司倉婦暴死司倉始懼而作福禳之又與州官二人考滿當赴京選謂智感曰君判冥道事請問吾選得何官智感至冥以某姓名問小錄事曰名簿並封左右廂中檢之二日方可得後日乃具告二人至京選吏部擬官皆與報不同州官聞之以語智感後問小錄事覆檢簿云定如所檢不錯也既而選人過門下門下審退之吏部重送名果是名簿檢報者於是衆咸信服智感每於冥簿見其親識名狀及死時日月報之使修福多得免智感權判三年其吏部來告曰已得隆州李司戶授正官以代公不復判矣智感至州因告刺史李德鳳遣人往隆州審爲其司戶已卒問其死日卽吏來告之時也從此遂絶州司遣智感領囚送至鳳州界囚四人皆逃智感憂懼捕捉不獲夜宿禪舍忽見其故部吏來告曰囚盡

得矣一人死三人在南山西谷中並已擒縛願公勿憂言畢辭去智感卽請共入南山西谷果得四囚知走不免因來拒抗智感格之殺一囚三囚受縛果如所告智感令存任慈州司法光祿鄉桥亭說之亭爲邛州刺史見智感親問之然御史裴同節亦云數人說如此出宣報錄

李播

高祖將封東嶽而天久霖雨帝疑之使問華山道士李播爲奏泰播云唐皇帝欲封禪如何府君對曰合封後六十年又合一封播揖之而去時仁軌在播側立見府君屢顧之播又呼迴曰此是唐宰相不識府君無宜見怪既出謂仁軌曰府君薄怪相公不拜令左右錄此人名恐累盛德所以呼迴處分耳仁軌惶汗久之播曰處分了當無苦也其後帝遂封禪出廣異記

狄仁傑

高宗時狄仁傑爲監察御史江嶺神祠焚燒略盡至端州有蠻神仁傑欲燒之使人入廟者立死仁傑募能焚之者賞錢百千時有二人出應募仁傑問往復何用人云願得敕牒仁傑以牒與之其人持往至廟便云有敕因開牒以入宣之神不復動遂焚毀之其後仁傑還至汴州遇見鬼者曰侍御後有一蠻神云被焚舍常欲報復仁傑問事竟如何鬼云侍御方須台輔還有鬼神二十餘人隨從彼亦何所能爲久之其神還嶺南矣出廣異記

王萬徹

武太后暮年宮人多死一月之間已數百人太后乃召役鬼者

王萬徹使視宮中徹奏曰天皇以陛下久臨萬國神靈不樂以致是也太后曰可奈何徹曰臣能禳之乃施席於殿前持刀噀水四向而呪有頃曰皇帝至徹乃廷詰帝曰天道有去就時運有廢興昔皇帝佐陛下毋臨四海大弘姜嫄文母之化遂見推戴萬國歸心此天意非人事也陛下聖靈在天幽明理隔何至不識機會損害生人若此之酷哉帝乃空中謂之曰殆非我意此王皇后訴冤得申耳何止後宮將不利於汝君太后及左右了了聞之太后默然改容乃命徹席明年而五王援立中宗遷太后於上陽宮以幽崩出廣異記

太學鄭生

垂拱中駕在上陽宮太學進士鄭生晨發銅駞里乘曉月度洛橋下有哭聲甚哀生即下馬察之見一豔女翳然蒙袂曰孤養於兄嫂嫂惡苦哉今欲赴水故留哀須臾生曰能逐我歸乎應曰婢街無悔遂載與之歸所居號曰汜人能誦楚詞九歌招魂九辯之書亦常擬詞賦爲怨歌其詞艷麗世莫有屬者因撰風光詞曰隆徃秀兮昭盛時播薰綠兮淑華歸故室荑與處蕚兮潛重房以飾姿見耀態之韶華兮蒙長靄以爲幃醉融光兮眇眇瀰瀰遠千里兮涵煙眉晨陶陶兮暮熈熈無蜲娜之穠條兮娉盈盈兮披遲醻遊顏兮倡蔓卉縠流倩電兮髮隨旎生居貧汜人嘗出輕繒一端賣之有胡人酬千金居歲餘生將遊長安是夕謂生曰我湖中蛟室之妹也謫而從君今歲滿無以久留君所乃與生訣生留之不能竟去後十餘年生兄爲岳州刺史會上巳日與家徒登岳陽樓望鄂渚張宴樂酣生愁思吟曰情無限兮蕩洋洋懷佳期兮屬三湘聲未終有畫艫浮漾而來中

爲綵樓高百餘尺其上帷帳欄籠盡飾帷囊有彈弦鼓吹者皆
神仙蛾眉被服煙電裾袖皆廣尺中一人起舞含頻怨慕形類
汜人舞而歌曰泝青春兮江之隅拖湖波兮裛綠裾荷拳拳兮
來舒非同歸兮何如舞畢斂袖索然須臾風濤崩怒遂不知所
往出異聞集

趙州參軍妻

趙州盧參軍新婚之任其妻甚美數年罷官還都五月五日妻
欲之市求續命物上於舅姑車已臨門忽暴心痛食頃而卒盧
生號哭畢往見正諫大夫明崇儼扣門甚急宗儼驚曰此端午
日疑鬬而厲是必有急遂趨而出盧氏再拜具問其事明云此
泰山三郎所爲遂書三符以授盧還家可速燒第一符如人行
十里不活更燒其次若又不活更燒第三符橫死必當復生不

來眞死矣盧還如言累燒三符其妻遂活頃之能言初云被車
載至泰山頂別有宮室見一年少云是三郎令侍婢十餘人擁
入別室侍粧梳三郎在堂前與他少年雙陸候粧梳畢方擬宴
會婢等令速粧已緣眷戀故人尚且悲淚有頃聞人欵門云是
上利功曹適奉都使處分令問三郎何以耽盧家婦宜卽遣還
三郎怒云自取他人之妻預都使何事呵功曹令去相與往復
其辭甚惡須臾又聞欵門云是直符使者都使令取盧家婦人
對局勸之不聽對局曰非獨累君當禍及我又不聽尋有疾風
吹黑雲從崖頂來二使唱言太一直符令且至矣三郎有懼色
風忽卷宅高百餘丈放之人物糜碎唯盧氏獲存三使送還至
堂上見身臥牀上意甚悽恨被推入形遂活出廣異記

明長洲許自昌玄祐甫校

韋安道

韋安道

京兆韋安道起居舍人真之子舉進士久不第唐大定年中於洛陽早出至慈惠里西門晨誠初發見中衢有兵仗如帝者之衛前有甲騎數十隊次有官者持大杖衣畫袴袍夾道前驅亦數十輩又見黃屋左纛有月旗而無日旗又有近侍才人宮監之屬亦數百人中有飛傘傘下見衣珠翠之服乘大馬如后主人餙羙麗光艷其容動人又有後騎皆婦人才官持鉞負弓矢乘馬從亦千餘人時天后在洛安道初謂天后之遊幸時天尚未明問同行者皆云不見又怪衢中金吾街吏不爲靜路久之

漸明見其後騎一宮監馳馬而至安道因留問之前所過者非人主乎宮監曰非也安道請問其事宮監但指慈惠里之西門曰公但自此去由里門循墻而南行百餘步有朱扉西向者扣之問其由當自知矣安道如其言扣之久之有朱衣官者出應門曰公非韋安道乎曰然官者曰后土夫人相候已久矣遂延入見一大門如戟門者官者入通頃之又延入有紫衣宮監與安道叙語於庭延一宮中置湯沐頃之以大箱奉美服一襲其間有青袍牙笏綬及巾靴畢備命安道服之宮監曰可去矣遂乘安道以大馬女騎道從者數人宮監與安道聯轡出慈惠之西門由正街西南自通利街東行出建春門又東北行約二十餘里漸見夾道戍守者拜於馬前而去凡數處乃至一大城甲守衛甚嚴如王者之城凡經數重遂見飛樓連閣下有大門如

天子之居而多宮監安道乘馬經翠樓朱殿而過又十餘處遂入一門內行百步許復有大殿上陳廣筵重樂羅列罇俎九奏萬舞若鈞天之樂美婦人十數如妃主之狀列於筵左右前所與同行宮監引安道自西階而上頃之見殿內宮監如贊者命安道西間東向而立頃之自殿後門見衛從者先羅立殿中乃微聞環珮之聲有美婦人備首飾褘衣如謁廟之服至殿間西向與安道對立乃是昔於慈惠西街飛傘下所見者也宮監乃贊曰后土夫人乃冥數合爲匹偶命安道拜夫人受之夫人拜安道受之如人間賓主之禮遂去禮服與安道對坐於筵上前所見十數美婦人亦列坐於左右奏樂飲饌及昏而罷則以其夕偶之尚處子也如此者蓋十餘日所服御飲饌皆如帝王之家夫人因謂安道曰某爲子之妻子有父母不告而娶不可謂

禮願從子而歸廟見尊舅姑得成婦之禮幸也安道曰諾因下令命車駕郎日告備夫人乘黃犢之車車有金翠瑤玉之飾蓋人間所謂庫車也上有飛傘覆之車徒儐從如慈惠之西街所見安道乘馬從車而行安道左右侍者十數人皆材官宦者之流行十餘里有朱幕城供帳女吏列後於行宮供頓之所夫人遂入供帳中命安道與同處所進飲饌華美頃之又去下令命所從車騎減去十七八相次又行三數里復下令去從者乃至建春門左右才有二十騎人馬如王者之游既入洛陽欲至其家安道先入家人怪其車服之異安道遂見其父母二親驚愕久之謂曰不見爾者蓋月餘矣爾安適耶安道拜而明言曰偶為一家迫以婚姻言新婦郎亦至故先上告父母驚問未竟車騎已及門矣遂有侍婢及閽奴數十輩自外正門傳繡茵綺席羅列於庭及以翠屏畫帷飾於堂門左右施細繩床一請舅姑對坐遂自門外設二錦步障夫人衣禮服垂珮而入修婦禮畢奏翠玉金瑤羅紈蓋十數箱為人間賀遺之禮置於舅姑之前爰及叔伯諸姑家人皆蒙其禮因曰新婦請居東院遂又有侍婢閽奴持房帷供帳之飾置於東院修飾甚周遂居之父母相與憂懼莫知所來是時天后朝法令嚴峻懼禍及之乃具以事上奏請罪天后曰此必魅物也卿不足憂朕有善呪術者釋門之師九思懷素二僧可為卿去此妖也因詔九思懷素往僧曰此不過妖魅狐狸之屬以術去之易耳當先命於新婦院中設饌置坐位請期翌日而至眞歸具以二僧之語命之新婦承命具饌設位輒無所懼明日二僧至既畢饌端坐請與新婦相見將施其術新婦遽至亦致禮於二僧二僧忽若物擊之俯伏稱罪

目眥鼻口流血又具以事上聞天后因命二僧對曰某所以呪者不過妖魅鬼物此不知其所從來想不能制天后曰有正諫大夫明崇儼以太乙異術制錄天地諸神祇此必可使也遂召崇儼崇儼謂眞曰君可以今夕於所居堂中潔誠坐以候新婦所居室上見異物至而觀其勝則已或不勝則當更以別法制之眞如其言至甲夜見有物如飛雲赤光若驚電自崇儼之居飛躍而至及新婦屋上忽若爲物所撲滅者因而不見使人候新婦乃平安如故乙夜又見物如赤龍之狀挐攫噴毒聲如羣鼓乘黑雲有光者至新婦屋上又若爲物所撲有呦然之聲而滅使人候新婦又如故又至子夜見有物朱髮鋸牙盤鐵輪乘飛雷輪鋩角呼奔而至既及其屋又如物所殺稱罪而滅既而質明眞怪懼不知其所爲計又具以事告崇儼曰前所爲法是太乙符籙法也但可攝制狐魅耳今既無効請更賾之因致壇醮之籙使徵八紘厚地山川河瀆丘墟水木主職鬼魅之屬其數無闕崇儼異之翌日又徵人世上天界部八極之神其數無闕崇儼曰神祇所爲魅者則某能制之若然則不可得而知也請試自見而顧之因命於新婦院設饌請崇儼崇儼至坐請見新婦新婦方肅答將拜崇儼崇儼又忽若爲物所擊奄然斤倒稱罪請命目眥鼻口流血於地眞又益驚懼不知所爲其妻因爲眞曰此九思懷素明正諫所不能制也爲之禁何聞昔安道初與偶之時云是后土夫人此雖人間百術亦不能制之今觀其與安道夫婦之道亦甚相得試使安道致詞請去之或可也眞即命安道謝之曰某寒門新婦靈貴之神今幸與小子伉儷不敢稱敵又天后法嚴懼因是禍及幸新婦且歸爲舅姑之計

語未終新婦泣涕而言曰某幸得配偶君子奉事舅姑夫爲婦之道所宜奉舅如之命今舅姑既有命敢不敬從行以即日命駕而去遂具禮告亂於堂下因請曰新婦女子也不敢獨歸願得與韋郎同去眞悅而聽之遂與安道俱行至建春門外其前時車徒悉至其所都城僕使兵衛悉如前至城之明日夫人被法服居大殿中如天子朝見之像遂見奇容異人之來朝或有長丈餘有皆載華冠長劒被朱紫之服云是四之內海嶽瀆河海之神次有數千百人云是諸山林樹木之神而已有召天下諸國之王悉至時安道於夫人坐側置一小牀令觀之因最後遍一人云大羅天女安道視之天后也夫人乃笑謂安道曰此是子之地主少避之令安道入殿內小室中既而天后拜於庭下禮甚謹夫人乃廷天后上天后數四亂發後登殿再拜而坐

夫人謂天后曰某以有冥數當與天后部內一人韋安道者爲匹偶今冥數已盡自當離異然不能與之無情此人苦無壽某當在某家本願與延壽三百歲使官至三品爲其尊父母厭迫不得久居人間因不果與成其事今天女幸至爲與之錢五百萬與官至五品無使過此恐不勝之安道命薄耳因而命安道出使拜天后夫人天女之屬部人也當受其拜天后進退色若不足而受之於是諸天而去夫人謂安道曰以郎常善畫某爲郎更益此藝可成千世之名耳因居安道於一小殿使垂簾設幕召自古帝王及功臣之有名者於前令安道圖寫凡經月餘悉得其狀集成二十卷於是安道請辭去夫人命車駕於所都城西設離帳祖席與安道訣別涕泣執手情若不自勝幷遺以金玉珠琲盈載而去安道既至東都入建春門聞金

吾傳令於洛陽城中訪韋安道已將月餘既至謁天后坐小殿見之且述前夢與安道所叙同遂以安道爲魏王府長史賜錢五百萬取安道所畫帝王功臣圖視之與秘府之舊者皆驗至今行於代焉天策中安道竟卒於官出異聞錄

太平廣記卷第三百　神十

明長洲許自昌玄祐父校

杜鵬舉　河東縣尉妻　三衞

李湜　葉靜能　王昌齡

張嘉祐

杜鵬舉

景龍末韋庶人專制故安州都督贈太師杜鵬舉時尉濟源縣為府召至洛城修籍一夕暴卒親賓將具小殮夫人尉遲氏教德之孫也性通明疆毅曰公筭術神妙自言官至方伯今豈長往耶安然不哭洎二日三夕乃心上稍温翌日徐蘇數日方語云初見兩人持符來召遂相引徼安門出門隙容寸過之尚寬直北上邙山可十餘里有大坑視不見底使者令入鵬舉大懼

使者曰可閉目執手如飛須臾足已履地尋小徑東行凡數十里天氣昏慘如冬凝陰遂至一壞墻宇宏壯使者先入有碧衣官出趨拜頗恭既退引入碧衣者踞坐按後命鵬舉前旁有一狗人語云誤姓名同非此官也笞使者改符令去有一馬半身兩足跳梁而前曰往為杜鵬舉殺令請理冤鵬舉亦醒然記之訴云曾知驛敖使將馬令殺非某所願碧衣命吏取按審然之馬遂退旁見一吏揮手動目教以事理意相庇脫所證既畢遂揖之出碧衣拜送門外云某是生人安州編戶少府當為安州都督故先施敬願自保持言訖而向所教之吏趨出云姓韋名鼎亦是生人在上都務本坊自稱向來有力祈錢十萬鵬舉辭不能致鼎云某雖生人今於此用紙錢易致耳遂許之亦屬云焚時願以物籍之幸不著地兼呼韋鼎某即自使人受鼎又云既至此豈不要見當家簿書遂引入一院題云戶部房廊四周簿帳山積當中三間架閣特高覆以赤黃幃帕金字牓曰皇籍餘皆露架往往有函紫色蓋之韋鼎云濮陽房有紫函四發開卷鵬舉三男時未生者籍名已書籤云濮陽房鵬舉三男時未生者籍名已具述求筆書其名於臂意願踟躕更欲周覽韋鼎云既不往亦要早歸遂引出令一吏送還吏云某苦饑不逢此便無因得出願許別去冀求一食但尋此道自至其所留之不可鵬舉遂西行道左忽見一新城異香聞數里環城皆甲士持兵鵬舉問之甲士云相王於此上天子有四百天人來送鵬舉曾為相王府官忻聞此說墻有大隙窺見分明天人數百圍繞相王滿地綵雲並衣儛服皆如畫者相王前有女人執香爐引行近窺帝衣裙帶狀似剪破一如鴈齒狀相王戴一日光明輝赫近可丈餘

相王後凡有十九日纍纍成行大光明皆如所戴須臾有綵騎
來迎甲士令鵬舉走遂至故道不覺已及徽安門門閉閑過之
亦如去時容易為羣犬遮齧行不可進至家見身在牀上躍入
身中遂寤臂上所記如朽木書字尚分明遂焚紙錢十萬乎贈
韋鼎心知卜代之數中興之期遂以假故來謁睿宗上握手曰
豈敢忘德尋求韋鼎適卒矣及睿宗登極拜右拾遺詞云思入
風雅靈通鬼神敕宮人妃主數十同其莊服令視執鑪者鵬舉
遥識之乃太平公主也問裙帶之由其公主云方慰龍衰忽為
大逆驚忙之中不覺裘帶倉惶不及更服公主歔欷陳賀曰聖
人之興固自天也鵬舉所見先睿宗龍飛前三年故鵬舉墓誌
云及睿宗踐祚陰陽祥符啓聖期於化元定成命於幽數後果
為安州都督出處士蕭時和作傳

又

一說鵬舉得釋復入一院問簾下者為誰曰魏元忠也有頃敬
揮入下馬衆接拜之云是大理卿對推事見武三思著枷韋温
宗楚客趙履温等著鎖李嶠露頭散腰立聞元忠等云今年大
計會果至六月誅逆韋宗趙韋等並斬嶠解官歸第嶠如其言
出朝野僉載

河東縣尉妻

景雲中河東南縣尉李某妻王氏有美色著稱三輔李朝趨府
來歸王粧梳向畢焚香閉坐忽見黃門數人御犢車自雲中下
至堂所王氏驚問所以荅曰華山府君使來奉迎辭不獲於倉
卒欲去謂家人曰恨不得見李少府別揮淚而行死於堦側俄
而綵雲捧車浮空冉冉遂滅李自州還既不見妻撫屍號慟絕

而復蘇者數四少頃有人請門自言能活夫人李罄折拜謁求見衛護其人坐牀上覓朱書符朱未至因書墨符飛之須臾未至又飛一符笑謂李曰無苦言尋當得活有頃而王氏蘇李拜謝數十竭力贈遺人大笑曰救災恤患焉用物乎遂出門不見王氏既悟云初至華山見王王甚悅列供帳於山椒與其徒數人歡飲宴樂畢方申繾綣適爾杯酌忽見一人乘黑雲至云太一令喚王夫人神猶從容請俟畢會尋又一人乘赤雲太怒曰太一問華山何以輒取生人婦不速送還當有深譴神大惶懼便令送至家（出廣異記）

三衛

開元初有三衛自京還青州至華嶽廟前見青衣婢不服故惡來白云娘子欲見因引前行遇見一婦人年十六七容色慘悴

日已非人華嶽第三新婦極惡家在北海三年無書信以此尤爲嶽子所策聞君遠還欲以尺書仰累若能爲達家君當有厚報遂以書付之其人亦信士也問北海於何所送之婦人云海池上第二樹但扣之當有應者言訖去及至北海如言送書扣樹畢忽見朱門在樹下有人從門中受事入以書付之入頃之出云大王請客入隨行百餘步後入一門有朱衣人長丈餘左右侍女數千百人坐畢乃曰三年不得女書讀書大怒曰奴輩敢爾乃傳教召左右虞候須臾而至悉長丈餘巨頭大鼻狀貌可惡令調兵五萬至十五日乃西伐華山無令不勝二人受教走出乃謂三衛曰無以上報命左右取絹二疋贈使者三衛不說心怨二疋之少也持別朱衣人曰兩絹得二萬貫方可賣愼無賤與人也三衛既出欲驗其事復往華陰至十五日

既暮遥見東方黑氣如蓋稍稍西行雷震電掣聲聞百里須臾華山大風折樹自西吹雲雲勢益壯直至華山雷火喧薄遍山涧赤久之方罷及明山色焦黑三衛乃入京賈絹買者聞求二萬莫不噬駭以為狂人後數日有白馬丈夫來買直還二萬不復躊躇其錢先已鎖在西市三衛因問買所用丈夫曰公以渭川神嫁女用此贈遺天下唯北海絹最佳方欲令人往市聞君賣北海絹故來爾三衛得錢數月貨易畢東還青土行至華陰復見前時青衣云娘子故來謝恩便見青蓋犢車自山而下左右從者十餘輩既至下車亦是前時女郎容服炳煥流目清眄迨不可識三衛拜乃言曰蒙君厚恩遠報父母自關戰之後恩情頗深但愧無可仰報爾然三郎以君達書故移怒於君今將五百兵於潼關相候君若往必為所害可且還京不久大驚東

幸鬼神懼鼓車君若坐於鼓車則無慮也言訖不見三衛大懼即時還京後數十日會玄宗幸洛乃以錢與鼓車隨鼓車出關因得無憂出廣異記

李湜

趙郡李湜以開元中謁華嶽廟過三夫人院忽見神女悉見生人邀入寶帳中備極歡洽三夫人迭與結歡言終而出臨訣謂湜曰每年七月七日至十二日嶽神當上計於天至時相迎無宜辭讓今者相見亦是其時故得盡歡爾自爾七年每悟其日奄然氣盡家人守之三日方悟說云靈帳璀璨筵綺席羅薦搖月扇以輕暑曳羅衣以縱香玉珮清冷香風斐亹候湜之至莫不笑開星靨花媚玉顏敘離異則涕零論新歡則情洽三夫人皆具有也湜才偉於器尤為所重各盡其歡情及還家莫不惆悵

嗚咽延景惜別混既悟形貌流涕
見混云君有邪氣為書一符後雖相見不得相近三夫人一姓
王一姓杜罵云酷無行何以帶符為小夫人姓蕭思我特深深
泣相顧誡混三年勿言言之非獨損君亦當損我混悶以官云
合進士及第終小縣令皆如其言出廣異記

葉淨能

開元初玄宗以皇后無子乃令葉淨能道士奏事上玉京天帝
問皇后有子否又之童下批云無子跡甚分明出廣異記

王昌齡

開元中琅琊王昌齡自吳抵京國舟行至馬當山屬風便而舟
人云貴識至此皆令謁廟昌齡不能駐亦先有禱神之備見舟
人言乃命使齎酒脯紙馬獻於廟及拿履致於夫人題詩云青
驄一足崑崙奉奏上大王不取錢直為猛風波滾驟莫怪昌齡
不下船讀畢而過當市草履時兼市金錯刀一副貯在履內至
禱神時忘取之誤并將往昌齡至前程求錯刀子方知其誤又
行數里忽有赤鯉魚可長三尺躍入昌齡舟中呼使者烹之既
剖腹得金錯刀宛是誤送廟中者出搏異志

張嘉祐

開元中張嘉祐為相州刺史使宅舊凶嘉祐初至便有鬼祟迴
祐家備極擾亂祐不之懼其西院小廳鋪設及他食物又被翻
倒嘉祐往觀之見一女子嘉祐問女郎何神女云已是周故大
將軍相州刺史尉遲府君女家有至屈欲見使君陳論嘉祐曰
敬當以領有頃而至容服魁岸視瞻高遠先致敬於嘉祐祐延
坐問之曰生為賢人死為明神胡為宵宰幽瞑恐動兒女遂令

此州前後號為匈關何為正直而至是耶云往者周室祚殫楊堅篡奪我忝周之臣子寧忍社稷崩殞所以欲全臣節首倡大義冀乎匡復宇宙以存太祖之業韋孝寬周室舊臣不能聞義而舉反受楊堅銜勒為其所用以一州之衆當天下黠益之師精誠雖欲貫天四海竟無救助尋而失守一門遇害合家六十餘口骸骨在此廳下日月既多幽怨愈甚欲化別不可欲白於人悉皆懼死無所控告至此明公幸垂顧盼若沉骸儻得不棄幽魄有所招立則雖死之日猶生之年嘉祐許諾他日出其積骸以禮葬於廳後便以廳為廟歲時禴祠焉祐有女年八九歲家人欲有所問則令啓白神必有應神欲白嘉祐亦令小女出見以為常也其後嘉祐家人有所適神必使陰兵送出境兵還具白送至某處某西不過河陽橋出廣異記　太平廣記卷第三百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